

軍需學校叢書

文
體
舉
隅



文體舉隅

自序

學非以爲文也。求人於繡虎雕龍之間。抑末爾。然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古之君子。文以載道。孔門四科。不廢文學。文章經濟。由來尙矣。而譚陋者流。則謂吾將以學濟世。不必以文傳。然則伏獵宰相。後世其謂之何。余授徒閱十稔。有來自中學者。屬文多不雅馴。腹儉法疏。百文一體。文學之衰。至斯而極。爰於公餘之暇。集諸種文體。發凡舉例。由博返約。然非欲其瑣瑣爲文也。殆謂舉一可以反三。明體足以達用爾。

中華民國九年七月

枝江張敘忠識

文
體
舉
隅
序

文體舉隅目錄

論著類

第一節 論

六國論

宋蘇轍

信陵君救趙論

明唐順之

第二節 說

師說

唐韓愈

名二子說

宋蘇洵

雜說

唐韓愈

學說

清白允謙

第三節 義

自靖人自獻於先王義

宋張廷堅

第四節 議

罷邊防議

駁復讎議

第五節 策

教戰守

均戶口

第六節 辯

辯諱

辯晏子春秋

第七節 解

解嘲

獲麟解

第八節 釋

釋言

漢侯應

唐柳宗元

宋蘇軾

宋蘇軾

唐韓愈

唐柳宗元

漢楊雄

唐韓愈

唐韓愈

第九節 原

原毀

原士

唐韓愈
清袁枚

傳狀類

第一節 傳

伯夷列傳

圻者王承福傳

徐復傳

來孝女傳

歐陽氏姑婦節孝家傳

漢司馬遷

唐韓愈

宋曾鞏

清姚瑩

清曾國藩

第二節 狀

先考行狀

段太尉事狀

清吳敏樹

唐柳宗元

第三節 述

先大夫述

宋王安石

第四節 事略

先妣事略

明歸有光

碑誌類

第一節 碑

秦東觀刻石文

秦李斯

處州孔子廟碑

唐韓愈

第二節 誌

柳子厚墓誌銘

唐韓愈

女二二壙誌

明歸有光

寒花葬誌

明歸有光

舅氏楊君權厝誌

清劉大櫚

第三節 表

石曼卿墓表

隴岡阡表

宋歐陽修

宋歐陽修

序跋類

第一節 序

春秋左氏傳序

戰國策目錄序

送董邵南序

序意贈西垣

陳仲鸞同年之父母七十壽序

蓬萊縣令吳君尊人雙壽序

晉杜預

宋曾鞏

唐韓愈

清吳敏樹

清曾國藩

清孔廣森

第二節 引

族譜引

宋蘇洵

送石昌言北使引

宋蘇洵

第二節 題

題叔孫通傳後

唐皮日休

第四節 跋

跋隋太平寺碑

宋歐陽修

跋唐李德裕平泉草木記

宋歐陽修

第五節 書後

書洛陽名園記後

宋李格非

第六節 讀

讀孟賞君傳

宋王安石

讀賈誼傳

宋曾鞏

雜著類

第一節 記

鈞鐻潭西小邱記

唐柳宗元

超然臺記

宋蘇軾

王彥章畫像記

宋歐陽修

題李生壁

唐韓愈

第二節 志

永州鐵鑪步志

唐柳宗元

第三節 錄

燕將錄

唐杜牧

秦士錄

清宋濂

第四節 文

北山移文

齊孔珪

鱷魚文

唐韓愈

第五節 連珠

演連珠十六首

晉陸機

連珠

宋宋庠

考證類

第一節 考

王莽大泉五十考

清翁方綱

銅柱考

清翁方綱

書啓類

第一節 書

與孟東野書

唐韓愈

答陳商書

唐韓愈

第二節 啓

謝梅龍圖啓

宋蘇軾

上胥學士啓

宋歐陽修

第三節 簡

與王介甫簡

宋歐陽修

與人手簡二首

晉王羲之

哀祭類

第一節 祭文

祭十二郎文

唐韓愈

祭歐陽文忠公文

宋王安石

祭戰馬文

宋路振

祭崔氏外甥文

唐柳宗元

第二節 弔文

弔箕弘文

唐柳宗元

弔古戰場文

唐李華

第三節 誄

王仲宣誄

魏曹植

第四節 哀辭

歐陽生哀辭

唐韓愈

文告類

第一節 檄

爲徐敬業討武曌檄

唐駱賓王

第二節 露布

前鋒都督平兗青州露布

晉闕名

第三節 牒

爲裴中丞代賊轉牒

唐柳宗元

第四節 判

科罪

唐張鷟

判留

唐張鷟

判罷

箴銘類

第一節 箴

五箴

第二節 銘

座右銘

西銘

第三節 規

戲規

第四節 戒

敵戒

頌贊類

第一節 頌

唐張鷟

唐韓愈

崔子玉

宋張載

唐柳宗元

唐元結

趙充國頌

漢楊雄

木蓮頌

梁江淹

第二節 贊

庶人孝傳贊

晉陶潛

畫鵬贊并序

唐白居易

正考父贊

漢王粲

辭賦類

第一節 辭

秋風辭

漢武帝

歸去來辭

晉陶潛

第二節 賦

別賦

梁河淹

秋聲賦

清吳錫麒

詩詞類

第一節 謠

南風歌

康衢謠

猗蘭操

越謠歌

第二節 樂府

長歌行 平調曲

相逢行 清調曲

艷歌行 瑟調曲

羽林耶 雜曲

箜篌引 相和曲

塘山行

虞舜

堯時童子

孔子

周無名氏

漢無名氏

漢無名氏

漢無名氏

漢李延年

魏曹子建

晉陸機

宛錄歌

晉劉妙容

梅花落

宋鮑照

淶水曲

齊王融

子夜夏歌

梁武帝

有所思

陳後主

大堤女

魏玉容

陽春曲

隋無名氏

第三節 古詩

古詩二首

漢無名氏

移居二首

晉陶潛

送孔巢父謝病歸遊江東兼呈李白

唐杜甫

將進酒樂府題

唐李白

節婦吟

唐張籍

第四節 律詩

送友人入蜀

唐李白

登兗州城樓

唐杜甫

臨洞庭

唐孟浩然

九月登仙臺呈劉明府

唐崔署

九日登高

唐杜甫

同題仙遊觀

唐韓翃

寄司空曙

唐戴叔倫

第五節 絕句

長信宮

唐劉方平

古別離

唐孟郊

贈同遊

唐韓愈

清平調 三首

唐李白

第六節 排律

送鄭十二歸廬山

唐劉長卿

省試湘靈鼓瑟

唐錢起

西山尋辛諤

唐孟浩然

泛太湖書事寄微之

唐白居易

第七節 填詞

滿江紅

宋岳飛

文體舉隅

論著類

第一節 論

劉勰云。論者。倫也。彌倫羣言而研衆理者也。其名始於論語。降及於漢。亦多以論名書。如論衡、鹽鐵論、潛夫論、中論之類皆是。其體約有數者。一、理論。其體似乎經。如王安石之禮論是也。二、政論。其體似乎議。如柳宗元之封建論是也。三、經論。如歐陽修之春秋論是也。四、史論。如范蔚宗後漢書皇后紀論是也。五、文論。如王安石莊周論是也。他如東方朔非有先生論。多諧辭。李康運命論。多寓言。又論之或一體也。

例一 六國論

宋蘇轍

嘗讀六國世家。竊怪天下之諸侯。以五倍之地。十倍之衆。發憤西向。以攻山西千里之秦。而不免於滅亡。常爲之深思遠慮。以爲必有可以自安之計。蓋未嘗不咎其當時之士。慮患之疎。而見利之淺。且不知天下之勢也。夫秦之所與諸侯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野。秦

之有韓魏。譬如人之有腹心之疾也。韓魏塞秦之衝。而蔽山東之諸侯。故夫天下之所重者。莫如韓魏也。昔者范雎用於秦而收韓。商鞅用於秦而收魏。昭王未得韓魏之心。而出兵以攻齊之剛壽。而范雎以爲憂。然則秦之所忌者可見矣。秦之出兵於燕趙。秦之危事也。越韓過魏。而攻人之國都。燕趙拒之於前。而韓魏乘之於後。此危道也。而秦之攻燕趙。未嘗有韓魏之憂。則韓魏之附秦故也。夫韓魏諸侯之障。而使秦人得出入於其間。此豈知天下之勢耶。委區區之韓魏。以當強虎狼之秦。彼安得不折而入於秦哉。韓魏折而入於秦。然後秦人得通其兵於東諸侯。而使天下徧受其禍。夫韓魏不能獨當秦。而天下之諸侯藉之以蔽其西。故莫如厚韓親魏。以擯秦。秦人不敢逾韓魏以窺齊楚燕趙之國。而齊楚燕趙之國。因得以自完於其間矣。以四無事之國。佐當寇之韓魏。使韓魏無東顧之憂。而爲天下出身以當秦兵。以二國委秦。而四國休息於內。以陰助其急。若此。可以應夫無窮。彼秦者將何爲哉。不知出此。而乃貪疆場尺寸之利。背盟敗約。以自相屠滅。秦兵未出。而天下諸侯已自困矣。至於秦人得伺其隙。以取其國。可不悲哉。

例二 信陵君救趙論

明 唐順之

論者以竊符爲信陵君之罪。余以爲此未足以罪信陵也。夫強秦之暴亟矣。今悉兵以臨趙。趙必亡。趙、魏之障也。趙亡。則魏且爲之後。趙、魏。又楚、燕、齊諸國之障也。趙、魏亡。則楚、燕、齊諸國爲之後。天下之勢。未有岌岌於此者也。故救趙者。亦以救魏。救一國者。亦以救六國也。竊魏之符。以舒魏之患。借一國之師。以分六國之災。夫奚不可者。然則信陵果無罪乎。曰。又不然也。余所誅者。信陵君之心也。信陵。一公子耳。魏固有王也。趙不請救於王。而諄諄焉請救於信陵。是趙知有信陵。不知有王也。平原君以婚姻激信陵。而信陵亦自以婚姻之故。欲急救趙。是信陵知有婚姻。不知有王也。其竊符也。非爲魏也。非爲六國也。爲趙焉耳。非爲趙耳。爲一平原君耳。使禍不在趙。而在他國。則雖撤魏之障。撤六國之障。信陵亦必不救。使趙無平原。或平原而非信陵之姻戚。雖趙亡。信陵亦必不救。則是趙王與社稷之輕重。不能當一平原公子。而魏之兵甲。所恃以固其社稷者。祇以供信陵君一姻戚之用。幸而戰勝可也。不幸戰不勝。爲虜於秦。是傾魏國數百年社稷以殉姻戚。吾不知信陵何以謝魏王也。夫竊符之計。蓋出於侯生。而如姬成

之也。侯生教公子以竊符。如姬爲公子竊符於王之臥室。是二人亦知有信陵。不知有王也。余以爲信陵之自爲計。曷若以唇齒之勢。激諫於王。不聽。則以其欲死秦師者。而死於魏王之前。王必悟矣。侯生爲信陵計。曷若見魏王而說之救趙。不聽。則以其欲死信陵君者。而死於魏王之前。王亦必悟矣。如姬有意於報信陵。曷若乘王之隙。而日夜勸之救趙。不聽。則以我欲爲公子死者。而死於魏王之前。王亦必悟矣。如此。則信陵君不負魏。亦不負趙。二人不負王。亦不負信陵君。何爲計不出此。信趙知有婚姻之趙。不知有王。內則幸姬。外則隣國。賤則夷門野人。又皆知有公子。不知有王。則是魏僅有一孤王耳。呼嗚。自世之衰。人皆習於背公死黨之行。而忘守節奉公之道。有重相而無威君。有私讎而無義憤。如秦人知有穰侯。不知有秦王。虞卿知有布衣之交。不知有趙王。蓋君能贅旒久矣。由此言之。信陵之罪。固不專係乎符之竊不竊也。其爲魏也。爲六國也。縱竊符猶可。其爲趙也。爲一姻戚也。縱求符於王。而公然得之。亦罪也。雖然。魏王亦不得爲無罪也。兵符藏於臥內。信陵亦安得竊之。信陵不忌魏王。而徑請之如姬。其素窺魏王之疎也。如姬不忌魏王。而敢於竊符。其素持魏王之寵也。木朽而蛀生之矣。古

者人君持權於上。而內外莫敢不肅。則信陵安得樹私交於趙。趙安得私請救於信陵。如姬安得銜信陵之恩。信陵安得賣恩於如姬。履霜之漸。豈一朝一夕也哉。由此言之。不特衆人不知有王。王亦自爲贅旒也。故信陵君可以爲人臣植黨之戒。魏王可以爲人君失權之戒。春秋書葬原仲。輦帥師。嗟夫。聖人之爲慮深矣。

第二節 說

說、解也。述也。解釋義理。而以己意述之也。其名始於說卦。漢許慎作說文。乃因之以名篇。說之體有五。一屬論辨。如韓愈師說雜說等是也。一屬奏議。如蘇子說齊閔王、中旗說秦昭王等是也。一屬書牘。如趙良說商君、張儀說魏哀王等是也。至如名說字說。如蘇老泉名二子說。歸熙甫二子字說。意主誥誡。而文主質實。是又屬訓體。又有贈說。如蘇子瞻贈張琥作嫁說。意主忠告。而文主簡明。是又屬序體。

例一 師說

唐韓愈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爲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

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衆人。其下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爲聖。愚人之所以爲愚。其皆出於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羣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歟。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郯子、長弘、師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于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學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例二 名二子說

宋蘇洵

輪輻蓋軫。皆有職乎車。而軾獨若無所爲者。雖然。去軾。則吾未見其爲完車也。軾乎。吾懼汝之不外飾也。天下之車。莫不由轍。而言車之功。轍不與焉。雖然。車仆馬斃。而患不及轍。是轍者。禍福之間。轍乎。吾知免矣。

例二 雜說

唐韓愈

龍嘘氣成雲。雲固弗靈於龍也。然龍乘是氣。茫洋窮乎玄間。薄日月。伏光景。感震電。神變化。澤下土。汨陵谷。雲亦靈怪矣哉。雲。龍之所能使爲靈也。若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使爲靈也。然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矣。失其所憑依。信不可與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爲也。易曰。雲從龍。旣曰龍。雲從之矣。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祇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櫪之間。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也。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才。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嗚呼。其真無馬耶。其真不知馬也。

例四 學說

清白允謙

方鴻問學曰。子何學之間。曰。學不同乎。曰。不同。上焉者得學之樂而爲之。其次審學之益而不敢怠。世俗求仕之學。又其末也。昔人有言。學問不可以小成。公卿不可以苟處。仲尼不聽。子羔爲宰。子產不使尹何爲邑。皆不欲輕仕而薄學也。是故貧賤之人而與富貴者較。分常遠焉。富貴之人而與學者較。則亦遠焉。術誼之正也。是故莫貴於知道。而軒冕爲微。莫富於博聞。而金玉爲齋。貧賤而不忘學。斯可以揆學之益也。老死而不忘學。斯可以悟學之樂也。天之有時。以生百物。人之有命。以建萬事。非學則廢時而逆命。宇宙之罪人非。是故有徇聲之學。成名而止矣。有求仕之學。安爵祿而止矣。有治行之學。治效邦國而止矣。有致盛之學。爲人主大臣。功加於時而止矣。有道躬之學。奉之爲言行出入而不可失也。有純化之學。任之爲死生且暮而不可離也。日月行止於上。而弗知。萬變當於前而弗動。居非此無以爲畜。行非此無以爲力。耄老非無此以自全。身非此無其身。心非此無其心也。然後乃知學之樂。孰因人以爲事者哉。

第二節 義

義者。疏通義理也。若禮記所載冠義、昏義、祭義、射義、諸篇是也。唐以明經取士。始有經義之作。至宋神宗時。王安石撰周禮、詩、書、三經義。頒行試士。宋文鑑載有張庭堅經義二篇。豈其遺式歟。

列一 自靖人自獻於先王

宋 張庭堅

君子之去就死生。其志在於天下國家。而不在於一身。故其死者非沽名。其生者非懼禍。而引身以求去者。非要利以忘君也。仁之所存。義之所主。鬼神其知之矣。昔商之三仁。或生或死。或爲之奴。而皆無愧於宗廟社稷。豈非謀出於此歟。此其相戒之曰。自靖人自獻於先王。蓋於是時紂欲亡而未寤也。其臣若飛廉惡來者。皆道王爲不善。而不與圖存。若伯夷太公。天下可謂至賢者。則潔身退避。而義不與俱亡。夫爲商之大臣。而直於王爲親。惟王子比干箕子微子也。三人者。欲退而視其敗則不忍。欲進而與王圖存則不可與言。雖有忠孝誠慤之心。其誰達之哉。顧思先王創業垂統。以遺其子孫。設爲職業綠位。以處天下之賢俊。俾相與左右而扶持之。期不至於危亡而後已。子孫弗率。亡形旣見。而忠臣義士之徒。猶不忘先王所以爲天下後世之意。以爲志不上達。道

與時廢。亂者弗可治也。傾者弗可支也。而臣子所以報先王者。惟各以其能自獻可也。雖然。君子之志不同。而欲死生去就。各當於義。不獲罪於先王。非人所能爲之謀。其在於自靖乎。蓋若商祀之顛隳。則微子以爲心憂。而辱於臣僕。不與其君俱亡者。箕子比干之所羞爲也。微子抱祭器適周以請後。則奉先王之孝得矣。比干諫不從。故繼以死。則事君之節盡矣。箕子以父師爲囚奴。猶眷眷不去。則愛君之仁至矣。其死者若愚。其囚者若汚。而其輒去者若背叛。非忠也。然三子皆安然行之。不以所不能爲自愧。而亦不以所能爲愧人。更相勸勉。以求合於義。而不期於必同。夫謂先王所以望於後世臣子者。惟忠與孝也。故微子之去。自獻以其孝。比干以諫死。箕子以正囚。則自獻以其忠。則是三子之非苟爲也。處垂亡之世。猶眷眷乎天下國家。而不在一身。故其志之所謀。各出其所欲爲。以期先王之知耳。古所謂較然不欺其志者。非斯人之謂乎。雖然。書載微子與箕子相告戒之辭。而比干不與焉。何哉。人臣之義。莫易明於死。莫難明於去國。而屈辱用晦者。亦所難辯者也。比干以死無足疑。故不必以告人。而箕子微子不免云云者。重去就之義而厚之故也。不然。安得並稱三仁哉。

第四節 議

劉勰云。議者宜也。周爰諮謀。以審事宜也。昔管仲稱軒轅有明堂之議。則議之來遠矣。後世議禮。議諡。議事。議政。議制。因之。其有不純者。駁之。謂之駁議。厥後下其議。乃書簡牘。以進。遂爲奏議之始。至學士偶有所見。又復私議於家。謂之私議。

例一 罷邊備議

漢 侯 應

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爲寇。是其苑圃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幕北。建塞徼。起亭隧。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疆則逆驕。天性然也。前以罷外城。省亭隧。今裁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尙犯禁。又况單于能必其衆不犯。

約哉。三也。自中國尙建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絕臣下之覬欲也。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爲匈奴而已。亦爲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人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絕。今罷乘塞。則生嬖易分爭之漸。五也。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日聞匈奴中樂。無奈候望急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羣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可不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柴僵落。谿谷水門。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以一切省繇卒。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他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絕。當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如罷戍卒。省候望。單于自以保塞守御。必深德漢。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虧中國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

例二 駁復讎議

唐 柳宗元

臣伏見天后時。有同州下邳人徐元慶者。父爽爲縣尉趙師韞所殺。卒能手刃父讎。東

身歸罪。當時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且請編之於令。永爲國典。臣竊獨過之。臣聞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爲賊虐。凡爲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爲賊虐。凡爲治者殺無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並焉。誅其可旌。茲謂濫。贖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果以是示於天下。傳於後代。趨義者不知所向。違害者不知所立。以是爲典。可乎。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嚮使刺讞其誠僞。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何者。若元慶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於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籲號不聞。而元慶能以戴天爲大恥。枕戈爲得禮。處心積慮。以衝讎人之胸。介然自克。卽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慚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元慶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是死於法也。法其可讎乎。讎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驚而凌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且其議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讎。其亂誰救。是惑於禮也甚矣。禮之所謂讎者。蓋以冤抑沈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於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

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已。其非經背聖。不亦甚哉。周禮調人。掌司萬人之讎。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讎之。又安得親親相讎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此推刃之道。復讎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不忘讎。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夫達理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爲敵讎者哉。議者反以爲戮。黷刑壞禮。其不可以爲典。明矣。請下臣議附于令。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謹議。

第五節 策

策者。簡也。書其所言於簡。故以策爲名。多係應試之作。故謂之試策。漢董仲舒天人三策。其最古者。比外有制策。如宋蘇軾對宋仁宗策是也。又有進策。宋蘇氏父子亦多爲之。

例一 教戰守

宋蘇軾

夫當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在於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其患不見於今而將見於他日。今不爲之計。其後將有所不可救者。昔者先王知兵之不可去也。是故天下雖平。不敢忘戰。秋冬之隙。致民田獵以講武。教之以進退坐作之方。使其耳目習於

鐘鼓旌旗之間而不亂。使其心志安於斬刈殺伐之際而不懼。是以雖有盜賊之變。而民不至於驚潰。及至後世用迂儒之議。以去兵爲王者之盛節。天下既定。則卷甲而藏之。數十年之後。甲兵頓弊。而人民日以安於佚樂。卒有盜賊之警。則相與恐懼訛言不戰而走。開元天寶之際。天下豈不大治。惟其民安於太平之樂。酣豢於遊戲酒食之間。其剛心勇氣。消耗鈍耗。痿蹶而不復振。是以區區之祿山。一出而乘之。四方之民。獸奔鳥竄。乞爲囚虜之不暇。天下分裂。而唐室因以微矣。蓋嘗試論之。天下之勢。譬如一身。王公貴人。所以養其身者。豈不至哉。而其平居常苦於多疾。至於農夫小民。終歲勤苦。而未嘗告病。此其故何也。夫風雨霜露寒暑之變。此疾之所由生也。夫小農民盛夏力作。而窮冬暴露。其筋骸之所衝犯。肌膚之所浸漬。輕霜露而狎風雨。是故寒暑不能爲之毒。今王公貴人。處於重屋之下。出則乘輿。風則襲裘。雨則御蓋。凡所以慮患之具。莫不備至。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小不如意。則寒暑入之矣。是故善養身者。使之能逸而能勞。步趨動作。使其四體狃於寒暑之變。然後可以剛健彊力。涉險而不傷。夫民亦然。今者治平之日久。天下之人。驕惰脆弱。如婦人孺子。不出於閨門。論戰鬪之事。則縮頸

而股慄。聞盜賊之名。則掩耳而不願聽。而士大夫亦未嘗言兵。以爲生事擾民。漸不可長。此不亦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與。且夫天下固有意外之患也。愚者見四方之無事。則以爲變故無自而有。此亦不然矣。今國家所以奉西北二虜者。歲以百萬計。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無厭。此其勢必至於戰。戰者。必然之勢也。不先於我。則先於彼。不出於西。則出於北。所不可知者。有遲速遠近。而要以不能免也。天下苟不免於用兵。而用之不以漸。使民於安樂無事之中。一旦出身而蹈死地。則其爲患。必有所不測。故曰。天下之民。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臣所謂大患也。臣欲使士大夫尊尙武勇。講習兵法。庶人之在官者。教以行陣之節。役民之司盜者。授以擊刺之術。每歲終。則聚於郡府。如古都試之法。有勝負。有賞罰。而行之既久。則又以軍法從事。然議者必以爲無故而動民。又撓以軍法。則民將不安。而臣以爲此所以安民也。天下果未能去兵。則其一且將以不教之民而驅之戰。夫無故而動民。雖有小怨。然孰與夫一旦之危哉。今天下屯聚之兵。驕豪而多怨。陵壓百姓。而邀其上者。何故。此其心以爲天下之知戰者。惟我而已。如使平民皆習於兵。彼知有所敵。則固已破其姦謀。而折其驕氣。利害之際。豈不

甚明與。

列二 均戶口

宋蘇軾

夫中國之地。足以食中國之民有餘也。而民常病於不足。何哉。地無變遷。而民有聚散。聚則爭於不足之中。而散則棄於有餘之外。是故天下常有遺利。而民用不足。昔者三代之制。度地以居民。民各以其夫家之衆寡。而受田於官。一夫而百畝。民不可以多得尺寸之地。而地亦不可以多得一介之民。故其民均。而地有餘。當周之時。四海之內。地方千里者九。而京師居其一。有田百同。而爲九百萬夫之地。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爲六百萬夫之地。又以上中下田三等而通之。以再易爲率。則王畿之內。足以食三百萬之衆。以九州言之。則是二千七百萬夫之地也。而計之以下農夫。一夫之地而食五人。則是萬有三千五百萬人。可以養給於其中。當成康刑措之後。其民極盛之時。九州之籍。不過千三萬四千有餘。夫地以十倍。而民居其一。故穀常有餘。而地力不耗。何者。均之有術也。自井田廢。而天下之民轉徙無常。惟其所樂。則聚以成市。側肩躡足。以爭尋常。挈妻負子。以分升斗。雖有豐年。而民無餘蓄。一遇水旱。則弱

者轉於溝壑。而彊者聚爲盜賊。地非不足。而民非加多也。蓋亦不得均民之術而已。夫民之不均。其弊有二。上之人賤農而貴末。忽故而重新。則民不均。夫民之爲農者。莫不重遷。其墳墓廬舍。桑麻果蔬。牛羊耒耜。皆爲子孫百年之計。惟其百工伎藝。游手浮食之民。然後可以懷輕資而極其所往。是故上之人賤農而貴末。則農民舍其耒耜而游於四方。擇其所利而居之。其弊一也。凡人之情。怠於久安。而勤於新集。水旱之後。盜賊之餘。則必省刑罰。薄稅歛。輕力役。以懷逋逃之民。而其久安而無變者。則不肯無故而加卹。是故上之人忽故而重新。則其民稍稍引去。聚於其所重之地。以至於衆多而不能容。其弊二也。臣欲去其二弊。而開其二利。以均斯民。昔者聖人之興作也。必因人之情。故易爲功。必因時之勢。故易爲力。今欲無過而遷徙安居之民。分多而益寡。則怨謗之門。盜賊之端。必起於此。未享其利。而先被其害。臣愚以爲民之情。莫不懷土而重去。惟士大夫出身而仕者。狃於遷徙之樂。而忘其鄉。昔漢之制。吏二千石皆徙諸陵。爲今之計。可使天下之吏。仕至某者。皆徙荆襄唐鄧許汝陳蔡之間。今士大夫無不樂居於此者。故恐獨往而不能濟。彼見其儕類等夷之人。莫不在焉。則其去惟恐後耳。此其所

謂因人之情。夫天下不能歲歲而豐也。則必有饑饉流亡之所。民方其困急時。父子且不能相顧。又安知去鄉之爲戚哉。當此之時。募其樂徙者。而使所過廩之費不甚厚。而民樂行。此其所謂因時之勢。然此二者。皆授其田。貸其耕耘之具。而緩其租。然後可以固其意。夫如是。天下之民。其庶乎有息肩之漸也。

第六節 辯

辯、判別也。其原出於孟子之楊墨辯。及公孫龍堅白同異之辯。若宋玉九辯。則賦體也。柳宗元辯論語、辯列子、辯文子、辯鬼谷子、辯鬪冠子。則序體也。韓愈諱辯。柳宗元桐葉封弟辯。得其體矣。然於辯體中爲小文。要以至當不易之理。反覆曲折。而明辯之可也。

例一 諱辯

唐韓愈

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爲是。勸之舉者。爲非。聽者不察也。和而唱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若不明白。子與賀且得罪。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徵不稱在。言在不稱徵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雨。丘與藹。之類是也。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爲犯二

名律乎。爲犯嫌名律乎。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爲人乎。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不諱。孔子不偏諱二名。春秋不譏不諱嫌名。康王釗之孫。實爲昭王。曾參之父名皙。曾子不諱昔。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此其子宜如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者乎。漢諱武帝名徹。爲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爲某字也。諱呂后名雉爲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爲某字也。今上章及詔。不聞諱潛勢秉機也。惟宦官宮妾。乃不敢言論及機。以爲觸犯。士君子言語行事。宜何所法守也。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賀舉進士。爲可也。爲不可耶。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今世之士。不務行曾參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曾參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比於宦官宮妾。則是宦官宮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耶。

例二 辯晏子春秋

唐柳宗元

司馬遷讀晏子春秋高之。而莫知其所以爲書。或曰。晏子爲之。而人接焉。或曰。晏子之

後爲之。皆非也。吾疑其墨子之徒。有齊人者爲之。墨好儉。晏子以儉名於世。故墨子之徒。尊著其事。以增高爲已術者。且其旨多尙同兼愛。非樂節用。非厚葬久喪者。是皆出墨子。又非孔子。好言鬼事。非儒明鬼。又出墨子。其言問棗及古冶子等尤恠誕。又往往言墨子聞其道而稱之。此甚顯白者。自劉向歆班彪固父子皆錄之。儒家中甚矣。數子之不詳也。蓋非齊人。不能具其事。非墨子之徒。則其言不若是。後之錄諸子書。宜列之墨家。非晏子爲墨也。爲是書者。墨之道也。

第七節 解

解釋也。始於孔子之經解。後揚雄用其名而作解難。唐韓愈因之而作獲麟解。宋王安石因之而作復讎解。至若楊子雲之解嘲。韓退之之進學解。則詞賦之流。非解之正體也。

例一 解嘲

漢揚雄

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創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人有嘲雄以玄之尙白。雄解之。

客嘲揚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紀。不生則已。生則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珪。

儻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祿。紆青拖紫。朱丹其轂。今吾子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羣賢同行。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六卿。日如耀星。舌如電光。一從一衡。論者莫當。顧默而作太玄五千文。枝葉扶疎。獨說數十餘萬言。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知含元氣。纖者入無倫。然而位不過待郎。擢纔給事黃門。意者玄得毋尙白乎。何爲官之拓落也。揚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欲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往昔周綱解紐。羣鹿爭逸。離爲十二。合爲六七。四分五剖。并爲戰國。士無長君。國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矯翼厲翮。恣意所存。故士或自盛以橐。或鑿坏以遁。是故鄒衍以頡頏而取世資。孟軻雖運蹇。猶爲萬乘師。今大漢左東海。右渠搜。前番禺。後駟塗。東南一尉。西北一侯。徽以糾墨。制以鑕鐵。散以禮樂。風以詩書。曠以歲月。結之倚廬。是以天下之士。雷動雲合。魚鱗雜襲。咸營於八區。家家自以爲稷契。人人自以爲咎繇。戴縱垂纓。而談者皆擬於阿衡。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當塗者升青雲。失路者委溝渠。且握權則爲卿相。夕失勢則爲匹夫。譬若江湖之厓。渤澥之島。乘雁集不爲之多。雙鳧飛不爲之少。昔三仁去而殷墟。二老歸而周熾。子胥死而吳亡。

鍾蠡存而越霸。五段入而秦喜。樂毅出而燕懼。范雎以折摺而危攘侯。蔡澤以噤吟而笑唐舉。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當其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無所患。故世亂則聖哲馳騫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或釋褐而傅。或倚夷門而笑。或橫江潭而漁。或七十說而不遇。或立談間而封侯。或枉千乘於陋巷。或擁帚慧而先驅。是以士頗得信其舌而奮其筆。窒隙蹈瑕。而無所詘也。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羣鄉不揖客。將相不俛眉。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談者。宛舌而固聲。欲步者。擬足而投迹。嚮使上世之士處乎今。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觸聞罷。又安得青紫。且吾聞之。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爲盈爲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攫拏者亡。默默者存。位極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游神之庭。惟寂惟寞。守德之宅。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知何如。今子乃以鷗臯而笑鳳凰。執螻蛄而嘲龜龍。不亦病乎。子徒笑我玄之尙白。吾亦笑子之病甚。不遇俞跗與扁鵲也。悲夫。客曰。然則靡玄無所成名乎。范蔡以下。何必玄哉。揚子曰。范雎。

魏之亡命也。折脅拉髀。免於徽索。翕肩蹈背。扶服入橐。激印萬乘之主。界涇陽。抵穰侯。而代之。當也。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顛頤折頰。涕垂流沫。西揖強秦之相。搯其咽。亢其氣。拊其背而奪其位。時也。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於淮陽。婁敬委輅脫輓。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徙之長安。適也。五帝垂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枹鼓之間。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呂刑靡敝。秦法酷烈。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故有造蕭何之律於唐虞之世。則諄矣。有作叔孫通之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有薦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謬矣。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夫蕭規曹隨。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響若瓠隤。惟其人之膽智哉。亦會其時之可爲也。故爲可爲於可爲之時。則從。爲不可爲於不可爲之時。則凶。若夫蘭生收功於章臺。四皓采榮於南山。公孫創業於金馬。驃騎發迹於祁連。司馬長卿竊賞於卓氏。東方朔割炙於細君。僕誠不能與此數公並。故默然獨守吾太玄。

例一 獲麟解

唐韓愈

麟之爲靈昭昭也。詠於詩。書於春秋。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爲祥

也。然麟之爲物。不畜於家。不恆有於天下。其爲形也不類。非若牛、馬、犬、豕、豺、狼、麋、鹿。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爲麟也。角者吾知其爲牛。鬣者吾知其爲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爲犬、豕、豺、狼、麋、鹿。惟麟也不可知。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爲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爲不祥也。又曰。麟之所以爲麟者。以德不以形。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謂之不祥也。亦宜。

第八節 釋

釋者。解之流也。其體昉於爾雅。劉熙釋名因之。自蔡邕作釋誨。而郤正釋譏。皇甫謐釋勸。東晉立居釋。相繼而作。然其詞旨。不過遞相祖述而已。及唐韓愈。始別出新意。以作釋言。而免於蹈襲之陋也。

例一 釋言

唐韓愈

元和元年六月十日。愈自江陵法曹。詔拜國子博士。始進見。今相國鄭公。公賜之坐。且曰。吾見子某詩。吾時在翰林。職親而地禁。不敢相聞。今爲我寫子詩書。爲一通以來。愈再拜謝。退錄詩書若干篇。擇日時以獻。於後之數月。有來謂愈者曰。子獻相國詩書乎。

曰。然曰。有爲讒於相國之座者。曰。韓愈曰。相國徵余文。余不敢匿。相國豈知我哉。子其慎之。愈應之曰。愈爲御史。得罪德宗朝。同遷於南者凡三人。獨愈爲先收用。相國之賜大矣。百官之進見相國者。或立語以退。而愈辱賜坐語。相國之禮過矣。四海九州之人。自百官已下。欲以其業徹相國左右者多矣。皆憚而莫之敢。獨愈辱先索。相國之知至矣。賜之大禮之過。知之至。是三者於敵以下受之。宜以何報。況在天子之宰乎。人莫不自知。凡適於用之謂才。堪其事之謂力。愈於二者雖日勉焉而不迫。束帶執笏立士大夫之行。不見斥於不肖。幸矣。其何敢敖於言乎。夫敖雖凶德。必有恃而敢行。愈之族親鮮少。無扳聯之執於今。不善交人。無相先相死之友於朝。無宿資蓄貨以釣聲勢。弱於才而腐於力。不能奔走乘機抵巇以要權利。夫何恃而敖。若夫狂惑喪心之人。蹈河而入火。妄言而罵詈者。則有之矣。而愈人知其無是疾也。雖有讒者百人。相國將不信之矣。愈何懼而慎與。旣累月。有來謂愈曰。有讒子於翰林舍人李公與裴公者。子其慎與。愈曰。二公者。吾君朝夕訪焉。以爲政於天下。而階太平之治。居則與天子爲心膂。出則與天子爲股肱。四海九州之人。自百官以下。其孰不願忠而望賜。愈也不狂。不愚。不蹈

河不入火。病風而妄罵。不當有如讒者之說也。雖有讒言百人。二公將不信之矣。愈何懼而慎。旣以語應客。夜歸。私自尤曰。咄。市有虎而曾參殺人。讒者之效也。詩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傷於讒。疾而甚之之辭也。又曰。亂之初生。僭始旣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始疑而終信之之謂也。孔子曰。遠佞人。夫佞人不能遠。則有時而信之矣。今我恃直而不戒。禍其至哉。徐又自解之曰。市有虎。聽者庸也。曾參殺人。以愛惑聽也。巷伯之傷。亂世是逢也。今三賢方與天子謀所以施政於天下。而階太平之治。聽聰而視明。公正而敦大。夫聰明則視聽不惑。公正則不邇讒邪。敦大則有以容而思。彼讒人者。孰敢進而爲讒哉。雖進而爲之。亦莫之聽矣。我何懼而慎。旣累月。上命李公相。客謂愈曰。子前被言於一相。今李公又相。子其危哉。愈曰。前之謗我於宰相者。翰林不知也。後之謗我於翰林者。宰相不知也。今二公合處而會言。若及愈。必曰。韓愈亦人耳。彼敖宰相。又敖翰林。其將何求。必不然。吾乃知今免矣。旣而讒言果不行。

第九節 原

原者。推論事理之本原也。古無此體。自唐韓愈始作原道、原性、原人、原鬼、原毀、五篇。後人因倣爲之。本作原某。或作某原。義同。

例一 原毀

唐韓愈

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爲善。聞古之人有舜者。其爲人也。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爲舜者。責于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聞古之人有周公者。其爲人也。多才與藝人也。求其所以爲周公者。責于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責于身者重以周乎。其於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爲良人矣。能善是。是足爲藝人也。取其一。不責其二。卽其新。不究其舊。恐恐然惟懼其人之不得爲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藝。易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今之君子。則不然。其責人也詳。其待己也廉。詳。故人難於爲善。廉。故自取也。己未有善。曰。我善是。

是亦足矣。己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于心。未少有得而止矣。不亦待其身者已廉乎。其於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夫是之謂不以衆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己也。雖然。爲是者有本有原。怠與忌之謂也。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吾嘗試之矣。嘗試語於衆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疎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又嘗語於衆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疎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說於言。懦者必說於色矣。是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已。將有作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歟。

例一 原士

清 袁 枚

士少則天下治。何也。天下先有農工商。後有士。農登穀。工製器。商通有無。此三民者。皆養士者也。所謂士者。不能養三民。兼不能自養者也。然則士何事。曰。尙志。志之所存。及

物甚緩。而其果志仁義與否。又不比穀也。器也。貨之有無也。可考而知也。然則何以重士。曰。此三民者。非公卿大夫不治。公卿大夫。非士莫爲。惟其將爲公卿大夫。以治此三民也。則一人所可以治千萬人。而士不可少。正不可多。舜有五臣。武王有亂臣十人。豈多乎哉。雖然。其所以教之者。則甚多矣。古者黨有庠。家有塾。國有學。春夏學詩書。秋冬學羽籥。又有三物六行六藝之名。又有移郊移遂東棘西寄之法。天下之人知士如此其難爲也。爲士如此其不苟也。於是農者安農。工商者安工商。相與登穀製器。通化居。以事其上。而僥倖與逸游者無有焉。士既少。故教之易成。祿之易厚。而用之亦易當也。今則不然。凡古所以教士者。一切廢也。而所以取士者。又寬而易售。讀四子書習一經。皆曰士。其四子書與一經。又不必甚通也。稍涉焉。亦皆曰士。既曰士。皆可以爲公卿大夫。十室之邑。儒衣冠者數千。在學者亦數百。天下之人。見士如此其易爲也。爲公卿大夫。又如此其不難也。於是才僅任農工商者爲士矣。或且不堪農工商者亦爲士矣。既爲士。則皆四體不勤。五穀不分。而妄冀公卿大夫。冀而得。居之不疑。冀而不得。轉生嫉妒。造謗誹。而怨上之不我知。上之人見其然也。又以爲天下本無士。而視士愈輕。士乃

益困。嗟乎、天下非無士也。似士非士者雜之。而有士如無士也。然則士何自而少。曰、廣索之而嚴取之。天之生才。不必一類。而其真者。皆不甚多。如五金然。皆適於用。合沙礫而渾之。金銀猶多。汰沙礫而擇之。銅鐵且少。然則慮其遺賢。奈何。曰、與其倖進。毋寧遺賢。賢者今歲遺之。明歲未必遺也。惟有倖而進者。既進之以爲公卿大夫矣。公卿大夫。皆任取士之責者也。以彼其才。取彼其類。夫然後倖倖相承。而賢乃愈遺。然則詩歌濟濟多士。何歟。曰、惟其少也。故夸多而豔稱之。以見周室人才之盛也。予閱士之太多。而失先王所以治世之意。作原士。

文
體
舉
隅
原

傳狀類

第一節 傳

傳者。記載事實。傳諸後世也。左傳公羊穀梁三傳。蓋紀體也。自司馬遷作史記。創爲列傳。以紀一人之始終。後世史家。襲用其體。嗣是或有潛德弗彰。或有細行可法。則皆爲之作傳。以傳其事。至若王肅家傳。王褒世傳等。則家傳也。柳宗元梓人傳。郭橐駝傳等。則託傳也。韓愈毛穎傳。秦觀清和先生傳等。則設傳也。

例一 伯夷傳

漢 司馬遷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旣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正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家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賭軼詩可異。

焉。其傳曰。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立。號爲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周宗。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矣。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由此觀之。怨耶非邪。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積仁累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爲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稱數也。余甚惑焉。倘所謂天

道是邪。非邪。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輕若此哉。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賈子曰。貧夫徇財。烈士徇名。夸夫死權。衆庶馮生。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堙滅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

例二 巧者王承福傳

唐韓愈

坊之爲技。賤且勞者也。有業之。其色若自得者。聽其言。約而盡。問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爲京兆長安農夫。天寶之亂。發人爲兵。持弓矢十三年。有官勳。棄之來歸。喪其土田。手鏝衣食三十餘年。舍於市之主人。而歸其屋食之當焉。視時屋食之貴賤。而上下其坊之。傭以償之。有餘。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又曰。粟稼而生者也。若布與帛。必蠶織而後成者也。其他所以養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後完也。吾皆賴之。然人不可徧爲。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故君者。理我所以生者也。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任有大小。

惟其所能。若器匪焉。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捨鋟以嬉。夫鋟。易能可力焉。又誠有功。取其直。雖勞無愧。吾心安焉。夫力。易強而有功也。心。難強而有智也。用力者始於人。用心者使人。亦其宜也。吾特擇其易爲。而無愧者取焉。嘻。吾操鋟以入富貴之家有年矣。有一至者焉。又往過之。則爲墟矣。有再至三至者焉。又往過之。則爲墟矣。問之其鄰。或曰。噫。刑戮也。或曰。身旣死。而其子孫不能有也。或曰。死而歸之官也。吾以是觀之。非所謂食焉怠其事。而得天殃者耶。非強心以智而不足。不擇其才之稱否。而冒之者耶。非多行可愧。知其不可而強爲之者耶。將富貴難守。簿功而厚饗之者耶。抑豐悴有時。一去一來。而不可常者耶。吾之心憫焉。是故擇其力之可能者行焉。樂富貴而悲貧賤。我豈異於人哉。又曰。功大者其自奉也博。所以妻與子。皆養於我者也。吾能簿而功小。不有之可也。又吾所謂勞力者。若立家而力不足。則心又勞也。一身而二任焉。雖聖者不可能也。愈始聞而惑之。又從而思之。蓋賢者也。蓋所謂獨善其身者也。然吾有譏焉。謂其自爲也過多。其爲人也過少。其學楊朱之道者耶。楊朱之道。不肯拔一毛而利天下。而夫人以有家爲勞心。不肯一動其心以畜其妻子。其肯勞其心以爲人

乎哉。雖然。其賢於世之患不得而患失之者。以濟其生之欲。貪邪而亡道。以喪其身者。其亦遠矣。又其言有可以警予者。故予爲之傳而自鑒焉。

例二 徐復傳

宋曾鞏

徐復字希顏。興化軍莆田人。嘗舉進士不中。去不復就。博學於書。無所不讀。尤通星歷五行數術之說。世罕有能及者。爲人倜儻有大志。內自飭勵。不求當世之譽。樂其所自得。謂富貴不足慕也。貧賤不足憂也。故窮門漏屋。敝衣糲食。或至於不能自給。未嘗動其意也。遇人無少長貴賤。皆盡恭謹。其言前世因革興壞是非之理。人少能及。然其家未嘗蓄書。蓋其強記如此也。康定中。李元昊叛。詔求文武材可用者。參知政事宋綬。天章閣侍讀林瑀。皆薦復。詔賜裝錢。州郡迫趣上道。既至。仁宗見復於崇政殿。訪以世務。復所爲上言者。世莫得聞也。仁宗因命講易乾坤既濟未濟。又問今歲直何卦。西兵欲出如何。復對歲直小過。而太一守中宮。兵宜內。不宜外。仁宗嘉其言。復又獻所爲邊防策。太一主客立成歷。洪範論。上曰。卿所獻書。爲卿留中。必欲官之。復固辭。乃官其子晞。留復登聞鼓院。與林瑀同修周易會元紀。歲餘。固求東歸。仁宗高其行。禮以束帛。賜號

冲晦處士。復久遊吳。因家杭州。州將每至。必先加禮。然未嘗肯至公門。范仲淹知杭州。數就復訪問。甚禮重之。仲淹嘗言西兵既起。復預言罷兵歲月。又斗牛間嘗有星變。復言吳當大疫。死者當數十萬人。後皆如其言。復平居以周易太玄授學者。人或勸復著書。復曰。古聖賢書已具。願學者不能求。吾復何爲以徼名後世哉。晚取其所爲文章盡焚之。今其家有書十餘篇。皆出於門人故舊之家。復卒時年七十餘。既病。故人王稷居睦州。欲往省之。復復曰。來以五六月之交。尙及見子。稷未及往。至期。復果已死。其終事皆預自處。子晞年五十餘。亦致仕。官至國子博士。復贈尙書虞部員外郎。復死十餘年。而沈遘知杭州。榜其居曰高士坊云。

贊曰。復之文章。存者有慎習贊。困蒙養等篇。歸於退求諸己。不矜世取寵。余論次後事。頗采其意云。若復自拔汗濁之中。隱約於閭巷。久而不改其操。可謂樂之者矣。

例四 來孝女傳

清姚瑩

來孝女者。名鳳筠。浙江蕭山人也。父殿薰。遊閩中。遂家焉。女自幼莊謹如成人。少長讀書。父叔時有疑義。女以新意解之。皆塙。祖大異之。然非所好也。九歲侍父疾。不解衣者

四月。父病劇。女中夜籲天。泣淚成血。母給曰。以血和藥。必瘳。信之。病果瘳。嘉慶庚辰。女年十四。父之古田。挈之行。舟至籟洋。遇風。父溺焉。洪濤洶涌。舟人相顧失色。女方臥寒疾。聞變驚起。躍水逐之。里許。遇漁舟。女水中大呼。漁人急援父起。而女流甚疾。追之始獲。父無恙而女疾大作。至夜而歿。時十月二十四日也。有司以聞。道光五年旌焉。且祀之。墓在福州西門外。

例五 歐陽氏姑婦節孝家傳

清曾國藩

節母蔡氏。生三歲而室於歐陽。事玉光府君。家微也。姑劉孺人。端嚴匡敕。無所假借。節一朝之食。分之二日。併三人之事。責之一手。舉家事精麤劇易。壹委節母。不以何問他人。節母則先鷄鳴而興。豫其未至。夜斗轉而息。補其闕疑。箕拘無塵。井汲無濡。半米寸薪。必珍必戒。諸娣姒次第入門。節母躬其難者。讓其易者。自新舍及衆私室。衣垢則澣之。破裂則補綴。初不問其所自來。羣從子女。寒則衣之。飢則慈以甘飧。就溷浴爲之潔除。羣從或忘其母而母節母。節母亦忘其非己出也。乾隆三十年乙酉。舅席珍府君卒。明年玉光以毀死。劉孺人大戚。節母於時年二十有八。長子惟本甫三歲。少者成材未

期耳。入則泣血柴立。茹蘖自盟。出則抱子奉姑。怡聲疊疊。益屏去華飾。先姑意之未發而從事。約其口與體。以及其孤子女。無所不約。勤其力以率其妯娌。與其子姓傭奴。各有專司。土無寸曠。人無晷暇。俛拾仰取。賓祭有經。豬鷄肥碩。蔬果怒生。方節母事姑之初。歲入穀二十石。逮姑之暮年。穀近千石。惟本讀書屬文。試於郡縣有聲矣。年二十七歲而卒。婦蔡氏亦以節著。節婦蔡氏少歸歐陽惟本。節母之家婦也。乾隆四十三年戊戌。歲大饑。節婦將嫁。其父輔世貧不能具禮。宗族或助之。結褵之貲。凡得錢三千有奇。父爲裝遣之。節婦陰返其錢。置稗薦中。而繫鑰匙其端。父歸而室無見糧。引鑰則錢在焉。泣曰。孝哉吾女。留此以活我也。惟本歿時。節婦亦二十八歲。由是捐棄萬事。壹從節母求。所以事祖姑。劉孺人之法。黎明劉孺人興。節母執笄侍左。節婦自右約之。及盥。節母奉水。節婦奉槃。及食。婦具饌。母侑之。及寢。三世聯牀。聽於無聲。劉孺人卽怒。節母負牆竦懼。節婦從容改爲。以適厥指。及疾病。婦煮藥。母嘗而後進。夜則番宿遞侍。衣不解帶。一夕。節母起。墮牀。折脅二骨。節婦號泣。就援之。母戒屏息。無令劉孺人得聞知也。劉孺人晚而喪明。手足痿痺。挽篋輿日遊庭中。節母肩前。節婦肩後。其後劉孺人九十而

終節母且六十矣。二脅骨者竟無恙。其後二十餘年。盜入室。却母衣。刃傷節婦指及肘。創甚。亦不醫而竟無恙。論者以爲孝徵。神或相之云。道光九年節母歿。實年九十有六。二十三年節婦歿。實年八十有三。其前五年。歲在乙亥。均旌表節孝如例。前史官曾國藩曰。節婦之孫女子四人。次二者歸於我。外舅福田先生。篤行君子也。數爲余述誦兩世事狀。余昔官禮部。見各行省表旌婦女。凡烈婦殉夫者。別具一疏。高宗皇帝常下詔非之。不予旌表。以爲行不貴苟難也。然末俗士論。往往以矯激卓絕之行爲難。觀歐陽姑婦之節。亦似庸行無殊絕者。而純孝競競。事姑至六十年五十年之久。而不渝。天下之至難孰踰是哉。

第二節 狀

劉勰云。狀者。貌也。漢胡幹作楊元伯狀。狀之名自此始。後世因之。或謂之事狀。所以詳述死者之世系、里居、行誼、及其生卒年月。爲乞人撰述而作者也。

例一 先考行狀

清 吳敏樹

先考研田府君既歿之二十年。不肖中子敏樹。欲有表於其墓。既以請於戶部郎中上

元梅先生伯言而許爲之文矣。謹具列里居世次。先人之性行事迹。大略如狀。我吳氏上世。明初曰伏一公者。始自南昌。徙來巴陵之南鄉。十有四傳而至府君。我高大父府君諱書泰。曾大父府君諱宅揆。大父府君諱傳經。是生先考研田府君。兄弟三人。府君次居長。始吾家固貧。先大父之世。起有貲產。爲里中富家。府君始讀書。卽篤信宋儒之學。期必行之於身。嘗扁於其塾曰。學四字而爲之序。以自勵。取朱子淳熙入對時答人語也。爲文章。理致深厚。樸而不華。試有司。輒不利。年三十。尙困童子試中。時昆明錢公澧爲湖南學使。待士嚴。府君當入場。人擁失履。覓履乃復入。錢公怒其遲。退之不令入。旣而召之。府君歎曰。所以就試者。爲進其身也。豈可受辱如此哉。而先大父年且老。家務多。府君遂棄舉子業。佐大父治家。家益起。初府君年九歲。而先大母胥太孺人卒。繼大母孫太孺人。又繼大母李太孺人。府君事之皆盡誠孝。而大父昆弟三人。仲季兩大父皆早卒。府君待諸孤弟尤有恩禮。然自敏樹生時。府君年已五十有一。其前者皆不得見而盡知之矣。顧自其微有知識之日。日趨侍府君於家。而仰其容貌。則見其溫然以和。又儼然以莊也。其於兄弟也。與吾仲父異母以生。同居以及老。未嘗有一言之相

責望也。吾季父早逝。季母守節。罄居。其於府君。未嘗有一事之不然於其意者也。其於子孫也。愛而教之。加意以撫之。然未敢有不恭敬於其側者也。其日接於鄉之人也。雖妄少年。未有不肅然於其座者也。嗚呼。此其外大略可見者也。抑其行事。猶有能道者焉。吾鄉有贏穀者。多積頭穀。頭穀者。人質貸其穀。加息以償。至來歲春夏間。除其息。仍以本穀貸。而吾家所積頭穀。盈萬石矣。嘉慶癸酉之秋。府君與仲父謀曰。吾田產足可業也。而積穀又多。遂積而不已。以多財遺子孫。吾懼其爲不義。今歲頗不登。貸者艱償。不如放之。此兩利也。仲父以爲然。而所貸出穀萬石。盡放出不復收。然府君平時治家纖嗇。不忍妄費一錢。人或疑其吝。及是放穀萬石。一鄉盡驚。有稱頌於府君前者。則徐應之曰。吾年老力衰。計自逸耳。然自後府君果益少事。惟觀覽書史自娛。尤喜鈔書。積巨冊。首尾端楷。若一無違誤者。素善飲酒。乃益召諸昆弟勸飲。未嘗至甚醉。酒後滋益恭。時時自鋤菜畦。樹瓜果。及課傭人治田。必盡其法。子孫讀書。訓課甚勤。不多望以進取。敏樹年十七時。補縣學生。訓之曰。汝今爲學校中士人矣。士者行義必可觀也。可不勉乎。臨終戒子孫曰。願後世不失爲讀書善人。富貴非所望也。自府君之歿。二十年間。

鄉之人往往有歎而言者曰。厚矣。夫先生之教我。我奉其教。以有今日之安也。又有言者曰。某某婚喪不舉。往貸於先生。必得所求焉。不以其貧故疑難之也。某與某訟。以厚質請貸。則不得焉。又力勸諭而已之。凡先生之行。皆此類也。又有言者曰。昔先生之存。鄉之長者。常有所聽聞善言。以教戒其子弟。少年之爲非者。不敢肆。今不然矣。嗚呼。此皆府君之實也。府君諱達德。字懷新。別自號曰研田。太學生按察司照磨職銜。以子敏樹侯補教諭。得贈修職郎。生於乾隆乙亥八月二十二日。歿於道光乙酉正月二十日。享年七十有一。卽以其年十一月初五日。葬橫板橋之新阡。直家南十里。府君元配。吾前母羅太孺人。生吾伯兄友樹附貢生。繼配吾母徐太孺人。生吾姊適劉氏。次卽敏樹。道光壬辰舉人。大挑二等。候補教諭。次吾弟庭樹。縣學生。孫男八人。昌烈、昌煜、昌耀、昌輝、貽孫、慶孫。似孫、雨孫。曾孫男十二人。坦、堅、均、圭、墉、垣、垢、堂、城、坤、域、堪。今吾伯兄與吾弟皆已卒世。敏樹幸侍養老母。無能進取。以圖顯揚。惟思託賢人之文章。垂先型於不朽。謹狀其實。以俟文焉。道光二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不肖中子敏樹謹狀。

例二 段太尉逸事狀

唐 柳宗元

太尉始爲涇州刺史時。汾陽王以副元帥居蒲。王子晞爲尙書。領行營節度使。寓軍邠州。縱士卒無賴。邠人偷嗜暴惡者。卒以貨竄名軍伍中。則肆志更不得問。日羣行丐取於市。不嗛。輒奮擊折人手足。椎釜高甕。盜盈道上。把臂徐去。至撞殺孕婦人。邠寧節度使白孝德。以王故戚不敢言。太尉自州以狀白府。願計事。至則曰。天子以生人付公理。公見人被暴害。因恬然。且大亂若何。孝德曰。願奉教。太尉曰。其爲涇州甚適。少事。今不忍人無寇暴死。以亂天子邊事。公誠以都虞侯命。某者能爲公已亂。使公之人不得害。孝德曰。幸甚。如太尉請。既署一月。晞軍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又以刃刺酒翁。壞釀器。酒流溝中。太尉列卒取十七人。皆斷頭注槊上。植市門外。晞一營大譟。盡甲。孝德震恐。召太尉曰。將奈何。太尉曰。無傷也。請辭於軍。孝德使數十人從太尉。太尉盡辭去。解佩刀。選老嫗者一人持馬至晞門。下甲者出。太尉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愕。因諭曰。尙書因負若屬耶。副元帥固負若屬耶。奈何欲以亂敗郭氏爲。白尙書出聽吾言。晞出見太尉。太尉曰。副元帥熏塞天地。當務始終。今尙書恣卒爲暴。暴且亂。亂天子邊。欲誰歸罪。罪且及副元帥。今邠人惡子弟。以貨竄名軍籍中。殺害人如是。

不止幾日不大亂。大亂由尙書出。人皆曰。尙書倚副元帥不戢士。然則郭氏功名其與存者幾何。言未畢。晞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恩甚大。願奉軍以從。顧叱左右曰。皆解甲。散還火伍中。敢譁者死。太尉曰。吾未哺食。請假設草具。既食曰。吾疾作。願留宿門下。命持馬者去。旦日來。遂臥軍中。晞不解衣戒候。卒擊拆衛太尉。旦。俱至孝德所。謝不能。請改過。邠州由是無禍。先是。太尉在涇州爲營田官。涇太將焦令謨。取人田自占數十頃。給與農具曰。熟歸我半。是歲大旱。野無草。農以告謨。謨曰。我知入數而已。不知旱也。督責益急。且饑死無以償。卽告太尉。太尉判狀。辭甚異。使人求諭謨。謨盛怒。召農者曰。我畏段某耶。何敢言我。取判補背上。以大杖擊二十。垂死。輿來庭中。太尉大泣曰。乃我困汝。卽自取水。洗去血。裂裳衣瘡。手注善藥。旦夕自哺農者。然後食。取騎馬賣市穀代償。使勿知。淮西寓軍帥尹少榮。剛直士也。入見謨。大罵曰。汝誠人耶。涇州野如赭。人且饑死。而必得穀。又用大杖擊無罪者。段公仁信大人也。而汝不知敬。今段公惟一馬。賤賣市穀入汝。汝又不知恥。凡爲人傲天災。犯大人。擊無罪者。又取仁者穀。使主人出無馬。汝將何以視天地。尙不媿奴隸耶。謨雖暴抗。然聞言。則大愧流汗。不能食。曰。吾終不可

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及太尉自涇州以司農徵。戒其族過岐。朱泚幸致貨幣。慎勿納。及過泚。固致大綾三百疋。太尉增韋晤堅抵。不得命。至都。太尉怒曰。果不用吾言。晤謝曰。處賤無以拒也。太尉曰。然終不以在吾第。以如司農治事堂。棲之梁木上。泚反。太尉終。吏以告泚。泚取視。其封識具存。

第二節 述

漢書於傳贊之外。別爲述贊。述贊者。謂述其事而贊之也。陶淵明有讀史述。與贊相似。蓋卽倣漢書之體而作者。後世有行述。或但謂之述。多子孫爲之。特取先人生平之言語。行事。世系。名氏。爵里。年壽。後裔。而述之。以志不忘。如王安石先大夫述是也。

例一 先大夫述

宋 王安石

王氏。其先出太原。今爲撫州臨川人。不知始所以徙。其後有隱君子某。生某。以子故贈尙書方員外郎職方生衛尉寺丞某公。考也。公諱某。始字損之。年十七。以文干張公詠。張公奇之。改字公舜良。祥符八年。得進士第。爲建安主簿。時尙少。縣人頗易之。旣數月。皆畏。翕然。令賴以治。嘗疾病。閤縣爲禱祠。縣人不時入稅。州咎縣。公曰。孔目吏尙不時

入稅。貧民何獨爲耶。卽與校至府門。取孔目吏以歸。杖二十。與之期三日。盡期。民之稅亦無不入。自將以下。皆側目。爲判官臨江軍。守不法。公遇事輒據爭之。以故事一政。吏爲文書謾其上。至公輒閣。軍有蕭灘。號難度。以腐舡度。輒返。吏呼公爲判官灘云。豪吏大姓。至相與出錢。求轉運使下吏。出公領新淦縣。縣大治。移知新繁縣。改殿中丞到縣。條宿奸數人。上府流惡處。自餘一以恩信治之。嘗歷歲不答一人。知韶州。改太常博士。尙書屯田員外郎。夷越無男女之別。前守類以爲俗。然卽其得可。已皆弗究。公曰。同是人也。不可瀆其倫。夫所謂因其俗者。豈謂是耶。凡有萌蘖。一切槌矜窮治之。時未幾。男女之行於市者。不敢一塗。胡先生瑗爲政範。亦掇公此事。部縣翁源多虎。公教捕之。民言虎自斃者五。令斷虎頭。輿致州。爲頌以獻。公麾輿者出。以頌還令。其不喜恠。不以其道說之不說也如此。蜀効忠士屯者五百人。代不到。謀叛。韶小州。卽有變。無所可枝梧。佐吏始殊恐。公不爲動。獨捕其首五人。卽日斷流之。護出之界上。刼佐吏固爭請付獄。旣而聞其徒謀。若以首赴獄。當夜刼之以叛。衆乃愈服。公完營驛倉庫。建坊道。隨所施設。有條理。長老言自嶺海服。朝廷爲吾置州守。未有賢公者。丁衛尉府君憂服除。通判

江寧府。閱兩將。一以府倚公辦。寶元二年二月二十三日。以疾棄諸孤官下。享年四十六。公於忠義孝友非勉也。宦遊常奉親行。獨西川以遠。又法不聽。在新繁未嘗劇飲酒。歲時思慕。哭殊悲。以其自奉如甚嗇者。異時悉所有。又貸於人。治酒食。須以娛其親。無秋毫愛也。人乃或以爲奢。居未嘗怒笞子弟。每置酒。從容爲陳孝悌仁義之本。古今存亡治亂之所以然。甚適。其自任以世之重也。雖人望公則亦然。卒之官不克其材。以天。嗚呼。其命也。母謝氏。以公故。封永安縣君。娶某氏。封長壽縣君。子男七人。女一人。適張氏。處兩人。將以某月日葬其處。子男等謹撰次公事如右。以求有道而文者銘焉。以取信於後世。

第四節 事略

略者。舉其大綱。不貴詳說也。名昉於韜略。略之正體如簡。故簡略并稱。惟後世鮮有爲之者。獨事略、行略二者。體同於傳紀。尙稍得簡略遺意耳。

例一 先妣事略

明 歸有光

先妣周孺人。宏治元年二月十一日生。年十六來歸。踰年。生女淑靜。淑靜者大姊也。期

而生有光。又期而生女。子殤一人。期而不育者一人。又踰年。生有尙。妊十二月。踰年。生淑順。一歲。又生有功。有功之生也。孺人比乳他子加健。然數顰蹙。顧諸婢曰。吾爲多子苦。老嫗以杯水盛二螺進曰。飲此後。妊不數矣。孺人舉之盡。暗不能言。正德八年五月二十三日。孺人卒。諸兒見家人泣。則隨之泣。然猶以爲母寢也。傷哉。於是家人延畫工書。出二子命之曰。鼻以上畫有光。鼻以下畫大姊。以二子肖母也。孺人諱桂。外曾祖諱明。外祖諱行。太學生。母何氏。世居吳家橋。去縣城東南三十里。由于墩而南直橋。並小巷以東。居人環聚。盡周氏也。外祖與其三兄。皆以貲雄。敦尙簡實。與人媿媿說村中語。見子弟甥姪無不愛。孺人之吳家橋。則治木綿。入城則緝繡。燈火熒熒。每至夜分。外祖不二日使人問遺。孺人不憂米鹽。乃勞苦若不謀夕。冬月爐火。炭屑使婢子爲團。累累暴階下。室靡棄物。家無閒人。兒女大者攀衣。小者乳抱。手中紉綴不輟。戶外灑然。遇僕有恩。雖至極楚。皆不忍有後言。吳家歲致魚蟹餅餌。率人人得食。家中人聞吳家橋人至。皆喜。有光七歲。與從兄有嘉入學。每陰風細雨。從兄輒留。有光意戀戀不得留也。孺人中夜覺寢。促有光暗誦孝經。卽熟讀無一字齟齬。乃喜。孺人卒。母何孺人亦卒。周氏

家有羊狗之疴。舅母卒。四姨歸顧氏又卒。死三十人而定。惟外祖與二舅存。孺人死十一年。大姊歸王三接。孺人所許聘者也。十二年有光補學官弟子。十六年而有婦。孺人所聘者也。期而抱女。撫愛之。益念孺人。中夜與其婦泣。追惟一二。彷彿如昨。餘則茫然矣。世乃有無母之人。天乎痛哉。

文體舉隅 事略

碑誌類

第一節 碑

碑者。刻石以紀事。夏之岫巖碑。周孔子之延陵碑。其文最古。若七十二家封禪文。言刻石不言碑也。若墓碑者。則自成一體。或謂之墓表。或謂之墓碣。立於墓道之東南者。因堪輿以東南爲神道。故謂之神道碑。墓碑如韓退之唐故相權公墓碑是。神道碑如王介甫虞部郎中贈衛尉卿李公神道碑是。曰神道碑銘者。如韓退之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銘是。其爲體。有序有銘。惟謂之碑者。可以不作銘。謂之碑銘者。則未有不作銘者也。

例一 秦東觀刻石碑

秦李斯

維二十九年。皇帝春遊。覽省遠方。逮于海隅。遂登之罘。昭臨朝陽。觀望廣麗。從臣咸念。原道至明。聖法初興。清理疆內。外誅暴強。武威旁暢。振動四極。禽滅六王。闡并天下。災害絕息。永偃戎兵。皇帝明德。經理宇內。視聽不怠。作立大義。昭設備器。咸有章旗。職臣遵分。各知所行。事無嫌疑。黔首改化。遠邇同度。臨古絕尤。常職既定。後嗣循業。長承聖治。羣臣嘉德。祇誦聖烈。請刻之罘。

例二 處州孔子廟碑

唐韓愈

自天子至郡邑守長通。得祀而徧天下者。惟社稷與孔子爲然。而社祭土。稷祭穀。句龍與棄。乃其佐享。非其專主。又其位所。不屋而壇。豈如孔子用王者事。巍然當座。以門人爲配。自天子而下。北面跪祭。進退誠敬。禮如親弟子者。句龍棄以功。孔子以德。固自有次第哉。自古多有以功德得其位者。不得常祀。句龍棄孔子。皆不得位而得常祀。然其祀事。皆不如孔子之盛。所謂生人以來。未有如孔子者。其賢過於堯舜遠矣。此其効歟。郡邑皆有孔子廟。或不能修事。雖設博士弟子。或役於有司。名存實亡。失其所業。獨處州刺史鄴侯李繁至官。能以爲先。旣新作孔子廟。又令工改爲顏子至子夏十人像。其餘六十子。及後大儒。公羊高左邱明孟軻荀況伏生毛公韓生董生高堂生楊雄鄭玄等數十人。皆圖之壁。選博士弟子。必皆其人。又爲置講堂。教之行禮。肄習其中。置本錢廩米。令可繼處以守。廟成。躬率吏及博士弟子入學。行釋菜禮。耆老歎嗟。其子弟皆興於學。鄴侯尙文。其於古記無不貫達。故其爲政。知所先後。可歌也已。乃作詩曰。惟此廟學。鄴侯所作。厥初庫下。神不以宇。生師所處。亦窘寒暑。乃新斯宮。神降其獻。講讀有常。

不誠用勸。揭揭元哲。有師之尊。羣聖嚴嚴。大法以存。像圖孔肖。咸在斯堂。以瞻以儀。俾不或忘。後之君子。無廢成美。琢詞碑石。以贊攸始。

第二節 誌

誌者。記也。記其人世系、名字、里居、行年、生卒、月日。勒諸石。藏於墓。以防異時陵谷變遷也。始於漢杜子夏勒文埋於墓側。然當時并無所謂誌也。至宋元嘉顏延之爲王琳石誌。於是。有石誌典禮。後世因之。其用不一。有埋於壙中者。謂之壙誌。有立於墓上者。謂之墓誌。其未葬而權厝者。曰權厝誌。曰誌某殯。既殯後葬而再誌者。曰續誌。曰後誌。歿於他所而歸葬者。曰葬耐誌。葬於他所而後遷者。曰遷耐誌。或以磚爲之。曰墓磚記。曰墓磚銘。或以版爲之。曰墓版文。曰墓版文。又有曰葬誌。曰墳記。曰壙銘。曰槨銘。曰埋銘。於釋氏則有塔記。有塔銘。其種類之繁。蹟如此。至論其體。則有曰墓誌銘。有誌有銘者是也。曰墓誌銘并序。有誌有銘而又先有序者也。然云誌銘。或有誌無銘。或有銘無誌。則別體也。曰墓誌。則有誌而無銘。曰墓銘。則有銘而無誌。然亦有單云誌而卻有銘者。亦有單云銘而卻有誌者。皆別體也。

例一 柳子厚墓誌銘

唐韓愈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爲拓跋魏侍中。封濟陰公。曾伯祖奭。爲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皇考諱鎮。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爲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號剛直。所與遊。皆當世名人。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然見頭角。衆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辭。授集賢殿正字。儻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貞元十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帝卽位。拜禮部員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爲刺史。未至。又例貶永州司馬。居閒。益自刻苦。務記覽。爲詞章。汎濫停蓄。爲深博。無涯涘。而自肆於山水間。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爲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旣至。歎曰。是豈不足爲政耶。因其土俗。爲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侔。則沒爲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爲進士者。皆以子厚爲師。其經

承子厚口講指畫。爲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其召至京師而復爲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阱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爲。而其人自視以爲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愧矣。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爲人。不自貴重。顧籍。謂功業可立就。故座廢退。旣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于窮裔。材不爲世用。道不行於時也。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爲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萬年先人墓側。子

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行立有節概。重然諾。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爲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遵。涿人。性謹順。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銘曰。
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例二 女二二曠誌

明 歸有光

女二二。生之年月。戊戌戊午。其日時。又戊戌戊午。予以爲奇。今年予在光福山中。二二不見予。輒常常呼予。一日予自山中還。見長女能抱其妹。心甚喜。及予出門。二二尙躍入予懷中也。既到山數日。日將晡。予方讀尙書。舉首忽見家奴在前。驚問曰。有事乎。奴不卽言。第言他事。徐卻立曰。二二今日四鼓時已死矣。蓋生三百日而死。時爲嘉靖己亥三月丁酉。予既歸爲棺斂。以某月日瘞于城武公之墓陰。嗚呼。予自乙未以來。多在外。吾女生既不知。而死又不及見。可哀也已。

例三 寒花葬志

明 歸有光

婢。魏孺人媵也。嘉靖丁酉五月四日死。葬虛邱。事我而不卒。命也夫。婢初媵時。年十歲。垂雙鬢。曳深綠布裳。一日天寒。爇火煑勃薺熟。婢削之盈甌。余入自外。取食之。婢持去不與。魏孺人笑之。孺人每令婢倚几旁飯。卽飯。目眶冉冉動。孺人又指余以爲笑。回思是時。奄忽便已十年。吁。可悲也已。

例四 舅氏楊君權厝誌

清 劉大櫟

舅氏楊君諱紹爽。字穉棠。於書無所不讀。少工爲科舉之文。而鬱不得志。旣困無所合。而讀書益奮發不衰。年已老。頭白且禿。猶依燈火坐讀禮經。至城上三鼓不輟。蓋君之於書。自其天性。而非以求名聲利祿也。舅氏性剛直。於尋常人未嘗苟有所酬答。與鄉人處。雖貴顯有不善。卽面責無少依阿。臨財廉。執事果。可謂好學有道君子者也。娶邱氏。累生男不育。而舅氏遂無子。以康熙六十年六月二十七日。病癱而卒。嗚呼。可痛也。舅氏於甥中。尤愛憐櫟。嘗撫予指予父而言曰。此子殆能大劉氏之門。然未知吾及見之否。平居設酒食。召櫟與飲。舅氏自提觴行趣令醉。櫟謝已醉不能飲。舅氏笑曰。予性嗜飲。每過從人家飲酒。主飲者不趣予飲。吾意輒不樂。以此度人意皆然。乃者舅氏實

飲汝酒。當不使甥意不樂也。酒半仰首歔歔。徐顧謂櫬曰。予窮於世。今老且暮且死。然未有子息。汝讀書能爲古文辭。其傳於後世無疑。當爲我作傳。則吾雖無子。猶有子焉。櫬受命而退。未及爲。而舅氏遂舍予以卒。悲夫。君既卒之七日。其兄子某。以君之櫬。權厝於縣城北月山之麓。櫬涕泣而爲之誌。

第三節 表

表者。有表章之義。與碑碣同體。路東南曰神道。有樹於神道者。曰神道表。路南北曰阡。有樹於阡者。曰阡表。原其初制。始於孔子季札墓表。然古昔以木爲之。後乃易之以石。自東漢安帝元初元年立碣者。景君墓表始。有曰靈表者。對始死而表之。如蔡邕安樂侯胡公夫人靈表是。有曰殯表者。於未葬而表之。如韓愈施州房使君鄭夫人殯表是。

例一 石曼卿墓表

宋 歐陽修

曼卿諱延年。姓石氏。其上世爲幽州人。幽州入於契丹。其祖自成。始以其族間走南歸。天子嘉其來。將祿之。不可。乃家於宋州之宋城。父諱補之。官至太常博士。幽燕俗勁武。而曼卿少亦以氣自豪。讀書不治章句。猶慕古人奇節偉行。非常之功。視世俗屑屑。無

動其意者。自顧不合於時。乃一混以酒。然好劇飲大醉。頽然自放。由是亦與時不合。而人之從其遊者。皆知愛曼卿落落可奇。而不知其才之有以用也。年四十八。康定二年二月四日。以太子中允祕閣校理。卒於京師。曼卿少舉進士不中。真宗推恩。三舉進士。皆補奉職。曼卿初不肯就。張定節公素奇之。謂曰。母老乃擇祿耶。曼卿矍然起就之。遷殿直。久之。改太常寺太祝。知濟州金鄉縣。歎曰。此亦可以爲政也。縣有治聲。通判乾寧軍。丁母永安縣君李氏憂。服除。通判永靜軍。皆有能名。充館閣校勘。累遷大理寺丞。通判海州。還爲校理。莊獻明肅太后臨朝。曼卿上書請還政天子。其後太后崩。范諷以言見幸。引嘗言太后事者。遽得顯官。欲引曼卿。曼卿固止之。乃已。自契丹通中國。德明盡有河南而臣屬。遂務休兵養息天下。然內外弛武三十餘年。曼卿上書言。十事不報。已而元昊反。西方用兵。始思其言。召見。稍用其說。籍河北河東陝西之民。得鄉兵數十萬。曼卿奉使籍兵河東。還稱旨。賜緋衣銀象。天子方思盡其才。而且病矣。旣而聞邊將有欲以鄉兵扞賊者。笑曰。此得吾粗也。夫不教之兵。勇怯相雜。若怯者見敵而動。則勇者亦牽而潰矣。今或不暇教。不若募其敢行者。則人人皆勝兵也。其視世事。蔑若不足爲。

及聽其施設之方。雖精思深慮。不能過也。狀貌偉然。喜酒自豪。若不可繩以法度。退而質其生平趣舍大節。無一悖於理者。遇人無賢愚。皆盡忻歡。及聞而不可天下是非善惡。當其意者無幾人。其爲文章。勁健稱其意氣。有子濟滋。天子聞其喪。官其一子。使祿其家。既卒之二十七日。葬於太清之先塋。其友歐陽修。表於其墓曰。

嗚呼曼卿。寧自混以爲高。不少屈以合世。可謂自重之士矣。士之所負者愈大。則其自顧也愈重。自顧愈重。則其合愈難。然欲與共大事立奇功。非得難合自重之士不可爲也。古之魁雄之人。未始不責高世之志。故寧或毀身汚迹。卒困於無聞。或老且死。而幸一遇。猶克少施於世。若曼卿者。非徒與世難合。而不克所施。亦其不幸。不得至乎中壽。其命也夫。其可哀也。

例二 瀧岡阡表

宋 歐陽修

嗚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於瀧岡之六十年。其子修始克表於其阡。非敢緩也。蓋有待也。修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窮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至於成人。太夫人告之曰。汝父爲吏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曰。毋以是爲我

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壠之植。以庇而爲生。吾何恃而能自守耶。吾於汝父知其一二有以待於汝也。自吾爲汝家婦。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養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踰年。歲時祭祀。則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間御酒食。則又涕泣曰。昔常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見之。以爲新免於喪。適然耳。旣而其後常然。至其終身未嘗不然。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爲吏。嘗夜治官書。書屢廢而嘆。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邪。以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回顧乳者抱汝而立於旁。因指而嘆曰。術者謂我歲行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其居於家。無所矜飾。而所爲如此。是真發於中者邪。嗚呼。其心厚於仁者耶。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汝其勉之。夫養不必豐。要於孝。利雖不得博於物。要於其心之厚於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修泣而志之。不敢忘。先公

少孤力學。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爲道州判官。泗綿二州推官。又爲泰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之瀧岡。太夫人姓鄭氏。諱德儀。世爲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福昌縣太君。進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家少微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不能苟合於世。儉薄所以居患難也。其後修貶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吾處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自先公之亡二十年。修始得祿而養。又十有二年。列官於朝。始得贈封其親。又十年。修爲龍圖閣直學士。尙書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終於官舍。享年七十有二。又八年。修以非才。入副樞密。遂參政事。又七年而罷。自登二府。天子推恩。褒其三世。故自嘉祐以來。逢國大慶。必加寵錫。皇曾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曾祖妣累封吳國太夫人。皇考崇公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皇妣累封越國太夫人。今上初郊。皇考賜爵爲崇國公。太夫人進號魏國。於是小子修泣而言曰。嗚呼。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惟我祖考積善成德。宜享其隆。雖不克有於其躬。而賜爵受封。顯榮褒大。實有三朝之錫命。是足以表見於後世。而庇賴其子孫矣。乃列其世譜。具

刻于碑。既又載我皇考崇公之遺訓。太夫人之所以教而待於修者。並揭於阡。俾知夫小子修之德薄能鮮。遭時竊位。而幸全大節。不辱其先者。其來有自。熙寧三年。歲次庚戌。四月辛酉朔。十有五日乙亥。男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行兵部尙書知青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事充京東東路安撫使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修表。

文
體
舉
隅
表

序跋類

第一節 序

爾雅云。序、緒也。字亦作序。言其善序事理。次第有序若絲之緒也。其體有二。一曰論序。如司馬遷游俠傳序。劉子政戰國策序。歐陽永叔唐書藝文志序等是也。一曰直序。如班孟堅諸侯王表序。韓退之張中丞傳後序。歐陽永叔五代史職方考序。曾子固列女傳目錄序等是也。又有小序。序篇章之所由作。對大序而名之也。又有贈序。或繫以歌。或繫以詩者。如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送張道士序等是。又有雜序。如柳子厚序棋飲序。實乃記體。此皆序之變體也。夫自唐代盛行贈序。序之本旨遂失。後世生日有壽序。遷居有賀序。贈物有謝序。則更變贈序之體而加厲矣。

例一 春秋左氏傳序

晉杜預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周禮有史

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孟子曰。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周德既衰。官失其正。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攸其真僞。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其餘則皆即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略。不必改也。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修之。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爲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身爲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鑿而飶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修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今事以正褒貶。

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然亦有史所不書。卽以爲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故發傳之體有三。而爲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顯。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之類是也。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三曰宛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辟。璧許假田之類是也。四曰盡而不汙。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附於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或曰春秋以錯文見義。若如所論。則經常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答曰春秋雖以一字爲褒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爲六十四也。固當依傳以爲斷。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相祖述。進不成爲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丘明之傳。於丘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沒而不說。而更膚引公羊穀梁。適足自亂。預今所以爲異。專修丘明之傳。以釋經。

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總歸諸凡。推變例以示褒貶。簡二傳而去異端。蓋丘明之志也。其有疑錯。則備論而闕之。以俟後賢。然劉子駿創通大義。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末有穎子嚴者。雖淺近亦復名家。故特舉劉賈許穎之違。以見同異。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又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相與爲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曰釋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異同之說。釋例詳之也。或曰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說者以爲仲尼自衛反魯。修春秋。立素王。丘明爲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魯。危行言遜。以避當時之害。故微其文。隱其義。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終孔丘卒。敢問所安。答曰。異乎余所聞。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意也。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傷時王之政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爲感也。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爲終也。曰。然則春秋何始於魯隱公。答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攸乎其時。則相接。言乎其位。則列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胤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隱公能弘宣祖業。光

啓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迹不墜。是故因其歷數。附其行事。采周之舊。以會成王義。垂法將來。所書之王。卽平王也。所用之歷。卽周正也。所稱之公。卽魯隱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魯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其義也。若夫制作之文。所以章往攷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聖人包周身之防。旣作之後。方復隱諱以辟患。非所聞也。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先儒以爲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旣已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誣。據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數。故余以爲感麟而作。作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爲得其實。至於反袂拭面。稱吾道窮。亦無取焉。

例一 戰國策目錄序

宋曾鞏

劉向所定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敍曰。向敍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謀詐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旣美矣。卒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夫

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以謂不可改者。豈將疆天下之主。以後世之不可爲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爲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爲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可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爲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乎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戰國之遊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偷爲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爲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者。亦滅其國。其爲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寤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爲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弊。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爲。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絕之。莫善

於是。是以孟子之書。有爲神農之言者。有爲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可得而廢也。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二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云。

例二 送董邵南序

唐韓愈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懷抱利器。鬱鬱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彊仁者。皆愛惜焉。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吾惡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吾因子有所感矣。爲我弔望諸君之墓。而觀於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爲我謝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例四 序意贈西垣

清吳樹敏

鄉之人日接於余前者。皆非余之人也。而人亦皆不喜就余。以余非其人也。余之人者。西垣是也。西垣亦獨喜就余。則余亦西垣之人也。其不然哉。其不然哉。前年西垣歸自京師。館余於從弟伯喬之家。違余居僅數十丈許。朝夕往來。相樂也。今春余往京師。還

以夏六月。西垣復樂甚。而道余去後。所以思余者。忽欲有所言。仰天而望之。無可告語者。足將舉。無所如往。輒廢然止。甚哉西垣之思余也。往年西垣在京師蓋久矣。余思之亦如此。西垣豈知之乎。今余益家居不出。而西垣明春又當入都。別余以去。余之思又將甚也。然余今茲自京師往還。所遇知識。及從來故人。與居雖相得。無若西垣者。西垣爲人樂易善交。過於余。然得如余者豈多乎。其亦不能無思也。嗟夫。余與西垣之年。今茲各四十。古所稱強而仕者。謂其所問學。既自有成就矣。當及其未衰。有效於吾君。有勞於斯人。未可苟以便其身而已也。余既當侍養老親。又自料才力不能爲用於世。其身之不可復進而遂止焉。西垣其勉之哉。若僅以其私謀也。則洞庭之濱。吾與子儕而漁之。亦樂矣。

例五 陳仲鸞同年之父母七十壽序

清 曾國藩

天之生賢人也。大抵以剛直葆其本真。其回枉柔靡者。常滑其自然之性。而無以全其純固之天。卽幸而苟延。精理已銷。恆幹僅存。君子謂之免焉而已。國藩嘗采輯國朝諸儒言行本末。若孫夏峯、顧亭林、黃梨州、王而農、梅勿庵之徒。皆碩德貞隱。年登耄耋。而

而皆秉剛直之性。寸衷之所執。萬夫非之而不可動。三光晦五岳震而不可奪。故常全其至健之質。躋之大壽而神不衰。不似世俗孱懦豎子。依違濡忍。偷爲一切。不可久長者也。同年生陳君仲鸞。與余交十餘年。每相與議論平生。慷慨不撓。或品第當世人倫。意所不可。睥睨譏切。無所復忌。同人或謂仲鸞居吏部曹司。身處卑冗。更事未深。宜其囂囂不紉。若移置要地。稍稍練習文法。亦且破觚而爲圓矣。旣而仲鸞果以考第入直軍機。而戇直發憤。芒角森然。曾不減其曩者之舊。吾乃私怪生民剛直之性。其稟之有厚有薄。未可以一概度量也。聞輒與仲鸞語家世之詳。及太公太母之行。仲鸞爲余言封翁蔭召先生。生而伉爽。屢經艱險。履之如夷。遇有人心所不許。雖豪貴人必唾棄之。卽心之所許。雖孤嫠卑賤必引而翼之。愈窮阨。愈禮敬與鈞。自親族州閭。皆服其誠信。遠近紛難。就之決遣。凡所論斷。久而輒應。封母高太恭人。祇順惇篤。尊尙節義。蓋皆有剛直之風。然後知仲鸞之澈烈不阿。雖受性獨厚。亦其稟之庭闈者。歲漸月染。涵濡之久而不自知也。人固視乎所習。朝有婞嫻之老。則羣下相習於詭隨。家有骨鯁之長。則子弟相習於矩矱。倡而爲風。效而成俗。匪一身之爲利害也。今年八月。爲先生暨太宜

人七十生日。年家之子。同官之良。咸稱觴仲鸞之邸第。作爲詩篇。以祝難老。屬國藩爲之序。余乃略述平昔與仲鸞言論大旨。以著先生之節概。因推國初諸儒以剛直而享大年者。爲先生致善禱之誼。亦使世之君子。聞而有所警焉。

例六 蓬萊縣令吳君尊人雙壽序

清 孔廣森

僕牧充移轅。宅岫秉節。凡百令長。首識蓬萊。問靈禽於枳棘之中。廉馴羽於暎郵之上。牛刀作譽。溢我絃歌。魚釜來塵。表茲銅墨。條其政最。東牟之僚。案無雙。諫其宗華。西漢之治平第一。每謂申天迪訓。生男著石相之祠。官禮名通。有母受宣文之號。賢如明府。其必有自者也。乃知芝房九秀。並蔭靈根。松徑三條。相尋碩隱。惟我某翁。雪川春豔。舊題南郭之廬。清滢冬溫。新築西豪之里。平生慕府。紅近池蓉。奏記文章。青餘鏤管。數名嚴挺。五侯重其標棧。歸傲景鸞。七部周其履屐。而况某太孺人。梁春有耦。萊畚相將。夫入本核斛之賢。仲子尙辟纁之義。筠簌記草。識安定之禮宗。荻障徽言。授王融之書學。故乃君家養炬。此日龍衡。入洛市而槐垂。過河陽而花發。專班隨子。卽述賦於東征。張孟遷階。方上壽於北第。三心五囑。丙丁之極曜相輝。二首六身。甲子之朔籌尙少。是則

瀛洲金菜。長生之藥何窮。壺嶠芸蓬。扶老之枝自長。僕杜陵男子。江湖長翁。今無故吏之嫌。昨有同官之雅。宜成醪綠。願侑春觴。易縣泥青。愧留冬愛。晉卿善禱。周史贈言。汝墳一章。海隅千里。春花鶯亂。秋水鱸肥。岫桂招人。陔蘭戒養。有懷遠道。重霄望鳧。寫之飛。歸去鄉園。百歲介鳩筇之社。

第二節 引

引者。大略如序而較爲短簡。唐以來未有以引名文者。唐以後始有此體。如柳完元霹靂琴贊引。劉禹錫送元鼎南遊詩引等是也。至蘇明允之父名序。故蘇氏父子諱序曰引。姚氏已有此言。不得以引體目之也。

例一 族譜引

宋蘇洵

蘇氏族譜。譜蘇氏之族也。蘇氏出於高陽。能蔓延於天下。唐神龍初。長史味道刺眉州。卒於官。一子留於眉。眉之有蘇氏自此始。而譜不及者。親盡也。親盡則曷爲不及。譜爲親作也。凡子得書。而孫不得書者。何也。以著代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仕不仕。娶某氏。享年幾。某日卒。皆書。而他不得書者何也。詳吾之所自出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

祖。皆曰諱某。而他則遂名之。何也。尊吾之所自出也。譜爲蘇氏作。而獨吾之所自出得詳與尊。何也。譜吾作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情見於親。親見於服。服始於衰。而至於緦麻。而至於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慶不弔。喜不慶。憂不弔。則途人也。吾所與相視如途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悲夫。一人之身。分而至于途人。此吾譜之所以作也。其意曰。分至於途人者。勢也。勢。吾無如之何也。幸其未至于途人也。使其無至於忽忘焉可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系之以詩曰。吾父之子。今爲吾兄。吾疾在身。兄呻不寧。數世之後。不知何人。彼死而生。不爲戚欣。兄弟之親。如手於足。其能幾何。彼不相能。彼獨何心。

例一 送石昌言北使引

宋 蘇 洵

昌言舉進士時。吾始數歲。未學也。憶與羣兒戲先府君側。昌言從旁取棗栗啖我。家居相近。又以親戚故。甚狎。昌言舉進士日有名。吾後漸長。亦稍知讀書。學句讀。屬對。聲律未成而廢。昌言聞吾廢學。雖不言。察其意甚恨。後十餘年。昌言及第第四人。守官四方。

不相聞。吾日以壯大。乃能感悟。摧折復學。又數年。游京師。見昌言長安。相與勞問如平生歡。出文十數首。昌言甚喜稱善。吾晚學無師。雖心爲文。中心自慚。及聞昌言說。乃頗自喜。今十餘年。又來京師。而昌言官兩制。乃爲天子出使萬里外。彊悍不屈之虜庭。建大旆。從騎數百。送車千乘。出都門。意氣慨然。自思爲兒時。見昌言先府君旁。安知其至此。富貴不足怪。吾於昌言獨自有感也。大丈夫生不爲將。得爲使。折衝口舌之間足矣。往年彭任從富公使還。爲我言曰。旣出境。宿驛亭。聞介馬數萬騎馳過。劍槊相摩。終夜有聲。從者怛然失色。及明視道上馬跡。尙心掉不自禁。凡虜所以誇耀中國者。多此類也。中國之人不測也。故或震而失辭。以爲夷狄笑。嗚呼。何其不思之甚也。昔者奉春君使冒頓。壯士健馬。皆匿不見。是以有平城之役。今之匈奴。吾知其無能爲也。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况於夷狄。請以爲贈。

第三節 題

題者。締也。審締其義之謂。實簡編之後語。所以題明其書之本原。與其文辭之所由作也。又有名爲題辭者。如漢趙岐之孟子題辭。宋朱子之小學題辭等是也。然題則書於後。而

題辭必冠於前。此又不可不知也。

例一 題孫叔通傳後

唐皮日休

古之所謂禮不相襲。樂不相沿者。何哉。非乎彼聖人此聖人也。此不相襲者。角其功利之深淺爾。不相沿者。明文武之優劣爾。故三王迭作。五帝更制。夏殷文武。遞述其禮。昭然若兩曜爭朗。百川注瀆者矣。然繇周公刊之。仲尼正之。以周公之才之美。謂後世無其人乎。乃有仲尼。仲尼之後。迄今望其道如顏閔。文如游夏者鮮矣。况聖人哉。是後之制禮作樂。宜取周書孔策爲標準也。漢氏受命。禮壞文毀。時無聖人。苟措其儀。立其禮。不相沿襲於聖制者。妄也。夫國之大祭。不過乎郊祀宗廟也。漢之旣命。其郊止於五時之祀者。禮不曰兆五帝之郊者乎。止於昭靈之園者。禮不曰天子七廟者乎。而叔孫生不爲之正郊祀。立宗廟。去秦時之非制。議昭靈之非禮。汲汲於朝會之議。俾漢天子爲高祖。其身不得郊見。饗不及七廟。臆生其制。吻刊厥式。非不標準於聖人乎。將以漢新去水火。方弭兵械。難爲改作乎。將不明壇墀之位。禘祫之儀者乎。若然者。湯伐桀。周伐紂。其制可知也。嗚呼。不明於古制。樂通於時變。君子不繇也。其叔孫生之謂也。

第四節 跋

跋者。本也。因文而見本也。亦附於篇章之末。有跋語、跋尾之異名。凡經傳子史詩文之類。前有序引。後有後序。可謂盡矣。其後覽者。別有心得。則撰詞以綴於後。蓋始於宋代歐曾。謂之跋語。

例一 跋隋太平寺碑

宋 歐陽修

右太平寺碑。不著書撰人姓名。南北文章。至於陳隋。其弊極矣。以唐太宗之致治。幾乎三王之盛。獨於文章。不能少變其體。豈其積習之勢。其來也遠。非久而衆勝之。則不可以驟革也。是以羣賢奮力。墾闢芟除。至於元和。然後蕪穢蕩平。嘉禾秀草爭出。而葩華美實。爛然在目矣。此碑在隋。尤爲文字淺陋者。疑其俚巷庸人所爲。然視其字畫。又非常俗所能。蓋當時流弊。以爲文章止此爲佳矣。文亂旣爾。無取而浮圖固吾儕所貶。所以錄於此者。第不忍棄其書爾。治平元年三月十六日書。

例二 跋唐李德裕平泉草木記

宋 歐陽修

右平泉草木記。李德裕撰。余嘗讀鬼谷子書。見其馳說諸侯之國。必視其爲人。材性賢

愚。剛柔緩急。而因其好惡喜懼憂樂而俾闔之。陽開陰塞。變化無窮。故天下諸候。無不在其術中。唯不見其所好者。不可得而說也。以此知君子。宜慎其所好。蓋泊然無欲。而禍福不能動。其利害不能誘。此鬼谷子之術。所不能爲者。聖賢之高致也。其次簡其所欲。不溺於所好。斯可矣。若德裕者。處富貴。招權利。而好奇貪得之心不己也。至或疲弊精神於草木。斯其所以敗也。其遺戒有云。壞一草一木者。非吾子孫。此又近乎愚矣。

第五節 書後

書者。說明本書之意。或有感而言。皆撰詞以綴之。班孟堅有記秦始皇後篇。意者。書後之體。或權輿於此歟。至韓柳集中屢見之。其體與跋相似。

例一 書洛陽名園記後

宋 李格非

洛陽處天下之中。挾殺颺之阻。當秦隴之襟喉。而趙魏集。蓋四方必爭之地也。天下無常事。則已有事。則洛陽必先受兵。余故嘗曰。洛陽之盛衰者。天下治亂之候也。方唐貞觀開元之間。公卿貴戚。門館列地於東都者。號千有餘邸。及其亂離。繼以五季之酷。其池塘竹樹。兵車蹂躪。廢而爲丘墟。高亭大榭。煙火焚燎。化而爲灰燼。與唐共滅而俱亡。

者。無餘處矣。余故曰園囿之興廢者。洛陽盛衰之候也。且天下之治亂。候於洛陽之盛衰。而知洛陽之盛衰。候於園囿之興廢而得。則名園記之作。余豈徒然哉。嗚呼。公卿大夫。方進於朝。放乎以一己之私。自爲而忘天下之治。忽欲退享此得乎。唐之末路是已。

第六節 讀

古人讀書。偶有所得。則書於篇後。因名曰讀。備遺忘也。體始於唐。韓柳多爲之。

例一 讀孟嘗君傳

宋 王安石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嗟呼。孟嘗君特鷄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強。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尙何取鷄鳴狗盜之力哉。夫鷄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例二 讀賈誼傳

宋 曾鞏

余讀三代兩漢之書。至於奇辭奧旨。光輝淵澄。洞達心腑。如登高山。以望長江之活流。而恍然駭其氣之壯也。故詭辭誘之而不能動。滌辭迫之而不能順。攸是與非。若別白黑而不能惑。浩浩洋洋。汲徹際涯。雖千萬年之遠。而若會於吾心。蓋自喜其資之者深。

而得之者多也。既而遇事輒發。足以自壯其氣。覺其詞源源來而不雜。別吾麤以迎其真。植吾木以質其華。其高足以凌青雲。抗太虛。而不入詭誕。其下足以盡山川草木之理。形狀變化之情。而不入於卑污。及其事多而憂深慮遠之激扞。有觸於吾心。而干於吾氣。故其言多而出於無聊。讀之有憂愁不忍之態。然其氣要爲無傷也。於是又喜其無入而不宜矣。使予位之朝廷。視天子所以措置指畫號令天下之意。作之訓辭。鏤之金石。以傳太平無窮之業。蓋未必不有可觀者。遇其所感。寓其所志。則自以爲皆無傷也。余悲賈生之不遇。觀其爲文。經畫天下之便宜。足以見其康天下之心。觀其過湘爲賦。以弔屈原。足以見其憫時憂國。而有觸於其氣。後之人責其一不遇而爲是憂怨之言。乃不知古時之作。皆古窮人之辭。要之不悖於道義者。皆可取也。賈生少年多才。見文帝極陳天下之事。毅然無所阿避。而絳灌之武夫。相遭於朝。譬之投規於矩。雖強之不合。故斥法不得與聞朝廷之事。以奪其中之所欲言。彼其不發於一時。猶可託文以櫛其蘊。則夫賈生之志。其亦可罪耶。故予之窮餓。足以知人之窮者。亦必若此。又嘗學文章而知窮人之辭。自古皆然。是以於賈生少進焉。嗚呼。使賈生卒其所施爲。其功業

宜有可述者。又豈空言以道之哉。予之所以自悲者。亦若此。然世之知者其誰歟。雖不吾知誰患耶。

文
體
舉
隅
讀

雜著類

第一節 記

記者。記事之終始。物之本末也。書禹貢顧命二篇不名爲記。實記體也。記之名始於考二記。有記事、記物、雜記、三體。其文以敘事爲主。然自歐蘇以下。議論寔多。有託物以寓意者。如王績醉鄉記是也。有首之以序而以韻語爲記者。如韓愈汴州東西水門記是也。有篇末系以詩歌者。如范仲淹嚴先生祠堂記是也。是皆別體也。

例一 鉛鐏潭西小邱記

唐 柳宗元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鉛鐏潭。西二十五步。當湍而浚者爲魚梁。梁之上有邱焉。生竹樹。其石之突怒偃蹇。負土而出。爭爲奇狀者。殆不可數。其巖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於溪。其衝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於山。邱之小。不能一畝。可以籠而有之。迨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曰。四百。予憐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己。時同遊。皆大喜。出自意外。即更取器用。剗刈穢草。伐去惡木。烈火而焚焉。嘉

木立。美竹露。奇石顯。由其中以望。則山之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魚之遨遊。舉熙熙然。迴巧獻技。以効茲邱之下。枕席而臥。則清冷之狀與目謀。潏潏之聲與耳謀。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不匝旬而得異地者二。雖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噫。以茲邱之勝。致之濃鎬鄠杜。則貴遊之士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棄是州也。農夫漁父。或過而陋之。價四百。連歲不能售。而我與深源克已獨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書於石。所以賀茲邱之遭也。

例一 超然臺記

宋 蘇軾

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怪奇偉麗者也。餽糟啜醢。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推此類也。吾安往而不樂。夫所謂求福而辭禍者。以福可喜而禍可悲也。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美惡之辨戰於中。而去取之擇交乎前。則可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謂求禍而辭福。夫求禍而辭福。豈人之情也哉。物有以蓋之矣。彼遊於物之內。而不遊於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內而觀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挾其高大以臨我。則我常眩亂反覆。如隙中之觀鬪。又烏知勝負之所在。是

以美惡橫生。而憂樂出焉。可不哀乎。余自錢塘移守膠西。釋舟楫之安。而服車馬之勞。去雕牆之美。而庇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觀。而行桑麻之野。始至之日。歲比不登。盜賊滿野。獄訟充斥。而齋廚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余之不樂也。處之期年。而貌加豐。髮之白者。日以反黑。余既樂其風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余之拙也。於是治其園圃。潔其庭宇。伐安邱高密之木。以修補破敗。爲苟完之計。而園之北。因城以爲臺者舊矣。稍葺而新之。時相與登覽。放意肆志焉。南望馬耳常山。出沒隱見。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而其東則廬山。秦人盧敖之所從遁也。西望穆陵。隱然如城郭。師尙父齊桓公之遺烈。猶有存者。北俯濰水。慨然太息。思淮陰之功。而弔其不終。臺高而安。深而明。夏涼而冬溫。雨雪之朝。風月之夕。余未嘗不在。客未嘗不從。擷園蔬。取池魚。釀秫酒。淪脫粟而食之。曰。樂哉遊乎。方是時。弟子由適在濟南。聞而賦之。且名其臺曰超然。以見余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蓋遊於物之外也。

例三 王彥章畫像記

宋 歐修陽

太師王公諱彥章。字子明。鄆州壽張人也。事梁爲宣義軍節度使。以身死國。葬於鄭州。

之管城。晉天福二年始贈太師。公在梁以知勇聞。梁晉之爭數百戰。其爲勇將多矣。而晉人獨畏彥章。自乾化後。常與晉戰。屢困莊宗於河上。及梁末年。小人趙巖等用事。梁之大臣老將。多以讒不見信。皆怒而有怠心。而梁亦盡矣。河北事勢已去。諸將多懷顧望。獨公奮然自必。不少屈懈。志雖不死。卒死以忠。公旣死。而梁亦亡矣。悲夫。五代終始。纔五十年。而更十有三君。五易國而八姓。士之不幸而出乎其時。能不汚其身。得全其節者鮮矣。公本武人。不知書。其語質。平生嘗謂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蓋其義勇忠信。出於天性而然。予於五代書。竊有善善惡惡之志。至於公傳。未嘗不感憤歎息。惜乎舊史殘略。不能備公之事。康定元年。予以節度判官來此。求於滑人。得公之繇睿所錄家傳。頗多於舊史。其記德勝之戰尤詳。又言敬翔怒末帝不肯用公。欲自經於帝前。公因用笏畫山川。爲御史彈而見廢。又言公五子。其二同公死節。此皆舊史無之。又云在滑以讒自歸於京師。而史云召之。是時梁兵盡屬段凝。京師羸兵不滿數千。公得保鑾五百人之鄆州。以力寡敗於中都。而史云將五千以往者。亦皆非也。公之攻德勝也。初受命於帝前。期以三日破敵。梁之將相。聞者皆竊笑。及破南城。果三日。是時莊宗在魏。

聞公復用。料公必速攻。自魏馳馬來救。已不及矣。莊宗之善料。公之善出奇。何其神哉。今國家罷兵四十年。一旦元昊反。敗軍殺將。連四五年。而攻守之計。至今未決。予嘗獨持用奇取勝之議。而嘆邊將屢失其機。時人聞予說者。或笑以爲狂。或忽若不聞。雖予亦惑。不能自信。及讀公家傳。至於德勝之捷。乃知古之名將。必出於奇。然後能勝。然非審於爲計者。不能出奇。奇在速。速在果。此天下偉男子之所爲。非拘牽常算之士可到也。每讀其傳。未嘗不想見其人。後二年。予復來通判州事。歲之正月。過俗所謂鐵槍寺者。又得公畫像而拜焉。歲久磨滅。隱隱可見。亟命工完理之。而不敢有加焉。懼失其真也。公善用槍。當時號王鐵槍。公死已百年。今俗猶以名其寺。童兒牧豎。皆知王鐵槍之爲良將也。一槍之勇。同時豈無。而公獨不朽者。豈其忠義之節使然歟。畫已百年餘矣。完之復可百年。然公之不泯者。不繫乎畫之存不存也。而予猶區區如此者。蓋其希慕之至焉爾。讀其書。尙想乎其人。况得拜其像。識其面目。不忍見其壞也。畫旣完。因書予所得者於後。而歸其人使藏之。

例四 題李生壁

唐韓愈

余始得李生於河中。今相遇於下邳。自始及今十四年矣。始相見。吾與之皆未冠。未通人事。追思多有可笑者。與生皆然也。今者相遇。皆有妻子。昔時無度量之心。寧復可有是。生之爲交。何其近古人也。是來也。余黜於徐州。將西居於洛陽。汎舟於清冷池。泊於文雅台下。西望商邱。東望修竹園。入微子廟。求鄒楊枚叔司馬相如之故文。久立於廟陛間。悲那頌之不作於是者已久。隴西李翱。大原王涯。上谷侯喜。實同與焉。貞元十六年五月十四日。昌黎韓愈書。

第二節 志

志者。記載故實也。其名始於漢書十志。後世因之。大抵記事之作也。

例一 永州鐵爐步志

唐柳宗元

江之滸。凡舟可縻而上下者曰步。永州北郭有步曰鐵爐步。余乘舟來居九年。往來求其所以爲鐵爐者。無有。問之。人曰。蓋嘗有鍛鐵者居。其人去而爐毀矣。不知年矣。獨自其號冒而存。余曰。嘻。世固有事去名存而冒焉。若是邪。步之人曰。子何獨恠是。今世有負其姓而立於天下者。曰。吾門大。他不我敵也。問其位與德。曰。久矣。其先也。然而彼猶

曰我大。世亦曰某氏大。其冒於號。有以異於茲步者乎。向使有聞茲步之號。而不足釜錡錢罇刀鐵者。懷價而來。能有得其欲乎。則求位與德於彼。其不可得。亦猶是也。位存焉而德無有。猶不足以大其門。狀且樂爲之下。子胡不恠彼。而獨恠於是。大者桀冒禹。紂冒湯。幽厲冒文武。以傲天下。由不推知其本。而姑大其故號。以至於敗。爲世笑。僂斯可以甚懼。若求茲步之實。而不得釜錡錢罇刀鐵者。則去而之他。又何害乎。子之驚於是末矣。余以爲古有太史觀民風。采民言。若是者則有得矣。嘉其言可采。書以爲志。

第二節 錄

錄者、錄取事實。雜用編年紀事之法而直書之。野史之流也。其體始於金滕。顧命。盛於唐代之實錄。若蘇明允族譜後錄。李習之來南錄。以記體而名錄。皆錄之變體也。

例一 燕將錄

唐社 牧

譚忠者、絳人也。祖瑤。天寶末。令內黃。死。燕寇。忠豪健喜。兵始去燕。燕牧劉濟。與二千人障白狼口。後將漁陽軍留范陽。元和五年中。黃門出禁兵伐趙。魏牧田季安。令其徒曰。師不跨河二十五年矣。今一旦越魏伐趙。趙誠虜。魏亦虜矣。計爲之奈河。其徒有超佐。

伍而言曰。願借騎五千。以除君憂。季安大呼曰。壯矣哉。兵決出。格沮者斬。忠其時爲燕使魏。知其謀。乃入謂季安曰。某之謀。是引天下之兵也。何者。往年王師取蜀取吳。算不失一。是相臣之謀。今王師越魏伐趙。不使者。臣宿將。而專付中臣。不輸天下之甲。而多出禁甲。君知誰爲之謀。此乃天子自爲之謀。欲將誇服於臣下也。今若師未叩趙。而先碎於魏。是上之謀反如下。且能不恥於天下乎。旣恥且怒。於是任智畫策。仗猛將。練精兵。畢力再舉涉河。鑑前之敗。必不越魏而伐趙。校罪輕重。必不先趙而後魏。是上不上。下不下。當魏而來也。季安曰。然則若之何。忠曰。王師入魏。君厚犒之。於是悉甲壓境。號曰伐趙。則可陰遣趙人書曰。魏若伐趙。則河北義士。謂魏賣友。魏若與趙。則河南忠臣。謂魏反君。賣友反君之名。魏不忍受。執事若能陰解。障障遣魏一城。魏得持之。奏捷天子。以爲符信。此乃使魏北得以奉趙。西得以爲臣。於趙有角尖之耗。於魏獲不世之利。執事豈能無意於趙乎。趙人脫不拒君。是魏霸基安矣。季安曰。善。先生之來。是天眷魏也。遂用忠之謀。與趙陰計。得其堂陽。忠歸燕。謀欲激燕伐趙。會劉濟合諸將曰。天子知我怨趙。今命我伐之。趙亦必大備我。伐與不伐。孰利。忠疾對曰。天子終不使我伐趙。

趙亦不備燕。劉濟怒曰：爾何不直言。濟以趙叛命忠繫獄。因使人視趙。果不備燕。後一日詔果來曰：燕南有趙。北有胡。胡猛趙孱。不可捨胡而事趙也。燕其爲予謹護北疆。勿使予復挂胡憂。而專心於趙。此亦燕之功也。劉濟乃解獄。召忠曰：信如子斷矣。何以知之。忠曰：潞牧盧從史外親燕。內實忌之。外絕趙。內實與之。此爲趙畫曰：燕以趙爲障。雖怨趙。必不殘趙。不必爲備。一旦視趙不敢抗燕。一旦使燕獲疑天子。趙人既不備燕。潞人則可告於天子曰：燕厚怨趙。今趙見伐而不備燕。是燕反與趙也。此所以知天子終不使君伐趙。趙亦不必備燕。劉濟曰：今則奈何。忠曰：燕孕怨。天下無不知。今天子伐趙。君坐全燕之甲。一人未濟易水。此正使潞人將燕賣恩於趙。敗忠於上。兩皆售也。是燕貯忠義之心。卒染私趙之口。不見德於趙人。惡聲徒嘈嘈於天下耳。惟君熟思之。劉濟曰：吾知之矣。乃下令軍中曰：五日畢出。後者醢以殉。濟乃自將七萬人南伐趙。屠饒陽東鹿。殺萬人。暴卒於師。濟子聰襲職。忠復用事。元和十四年春。趙人獻城十二。冬。誅齊三分其地。忠因說聰曰：凡天下數窮。合必離。離必合。河北與天下相離六十年矣。此亦數之窮也。必與天地復合。且建中時。朱泚搏天子狩畿甸。李希烈潛於梁王。武俊稱趙。

朱泚稱冀。出悅稱魏。李納稱齊。郡國狂逞弄兵者。低目而視。當此之時。可謂危矣。然天下卒於無事。自元和已來。劉闢守蜀。棧道劍閣。自以爲子孫世世之地。然軍卒三萬。數月見羈。李錡橫大江。撫石頭。全吳之兵。不得一戰。反束縛帳下。田季安守魏。盧從史守潞。皆天下之精甲。駕趙爲騎。鼎立而視。可謂彊矣。然從史繞塹五十里。萬戟自護。身如大醉。忽在轡車。季安死。墳杵未收。家爲逐客。蔡人被重葉之甲。圓三石之弦。持九尺之刃。突前跳後。卒如搏鷄。一可支百者。累數萬人。四歲不北二三。可爲堅矣。然夜半大雪。忽失其城。齊人經地數千里。倚渤海。牆泰山。塹大河。精甲數億。鈐其阨。可謂安矣。然兵折於趙潭。首竿於都市。此皆君之自見。亦非人力所能及。蓋上帝神兵下來誅之耳。今天子巨謀纖計。必平章於大臣。鋪樂張獵。本嘗戴星徘徊。頓玩之臣。顏澀不展。縮衣節口。以賞戰士。此志豈須臾忘天下哉。今國兵且駸駸北來。趙人已獻城十二。助魏破齊。惟燕未得一日之勞。爲子孫壽。後世豈能帖帖無事乎。吾深爲君憂之。聰泣且拜曰。自數月來。未聞先生之言。今者幸枉大教。吾心定矣。明年春。劉聰出燕。卒於趙。忠護聰喪來。數日亦卒。年六十四。官至御史大夫。忠弟憲。前范陽安次令。持兄喪歸葬於絳。常往

來長安間。元年孟春。某遇於馮翊屬縣北徵中。因吐其兄之狀。某因直書其事。至於褒貶之間。俟學春秋者焉。

例一 秦士錄

清宋 濂

鄧弼。字伯翊。秦人也。身長七尺。雙目有紫稜。開闔閃閃如電。能以力雄人。鄰牛方鬪。不可攀。拳其脊。折仆地。市門石鼓。十人舁。弗能舉。兩手持之行。然好使酒。怒視人。人見輒避。曰。狂生不可近。近則必得奇辱。一日獨飲娼樓。蕭馮兩書生過其下。急牽入共飲。兩生素賤其人。力拒之。弼怒曰。君終不我從。必殺君。亡命走山澤耳。不能忍君苦也。兩生不得已。從之。弼自據中筵。指左右。揖兩生坐。呼酒歌嘯以爲樂。酒酣。解衣箕踞。拔刀置案上。鏗然鳴。兩生雅聞其酒狂。欲起走。弼止之曰。勿走也。弼亦粗知書。君何至相視如涕唾。今日非速君飲。欲少吐胸中不平氣耳。四庫書。從君問。卽不能答。當血是刃。兩生曰。有是哉。遽摘七經數十義叩之。弼歷舉傳誦。不遺一言。復詢歷代史。上下三千年。纒纒不窮。弼笑曰。君等伏乎未也。兩生相顧慘沮。不敢再有問。弼索酒。被髮跳叫曰。我今日壓倒老生矣。古者學在養氣。今人一服儒衣。反奄奄欲絕。徒欲馳騁文墨。兒撫一世。

豪傑。此何可哉。此何可哉。君等休矣。兩生素負多才藝。聞弼言大愧。下樓。足不得成步。歸。詢其所與游。亦未嘗見其挾書讀也。秦定末。德王執法西御史臺。弼造書數千言。袖謁之。閹卒不爲通。弼曰。若不知關中有鄧伯翊耶。連擊踏數人。聲聞於王。王令隸人捧入。欲鞭之。弼盛氣曰。公奈何不禮壯士。今天下雖號無事。東海島夷。尙未臣順。聞者駕海艦。互市於鄞。卽不滿所欲。出火刀斫柱。殺傷我中國民。諸將軍控弦引矢。追至大洋。且戰且卻。其虧國體爲己甚。西南諸蠻。雖曰稱臣奉貢。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等。尤志士所同憤。誠得如弼者一二輩。驅十萬橫磨劍伐之。則東西爲日所出入者。莫非王土矣。公奈何不禮壯士。庭中人聞之。皆縮頸吐舌。久不能收。王曰。爾自號壯士。解持矛鼓譟。前登堅城乎。曰。能。百萬軍中。可刺大將乎。曰。能。突圍潰陣。得保首領乎。曰。能。王顧左右曰。姑試之。問所須。曰。鐵鎧良馬各一。雌雄劍二。王卽命給與。陰戒善槊者五十人。馳馬出東門外。然後遣弼往。王自臨觀。空一府隨之。暨弼至。衆槊並進。弼虎吼而奔。人馬辟易五十步。面目無色。已而煙塵漲天。雙劍飛舞。雲霧中。連斫馬首墮地。血涔涔滴。王撫髀驩曰。誠壯士。誠壯士。命勺酒勞弼。弼立飲不拜。由是狂名振一時。至比之王鐵

槍云。王上章薦諸天子。會丞相與王有隙。格其事不下。彌環視四體。歎曰。天生一具銅筋鐵肋。不使立勳萬里外。乃槁死三尺蒿下。命也。亦時也。尙何言。遂入王屋山爲道士。後十年終。

第四節 文

凡篇章皆謂之文。而此獨以文名者。亦文之一體也。大都爲文人游戲之作。或監神。或諷人。或用韻語。或爲散文。或爲四六文。其格不同。其用各殊。然皆本乎義理。發乎性情。則與他文無異焉。如柳宗元乞巧文、韓愈送窮文之類是也。

例一 北山移文

齊 孔稚珪

鍾山之英。草堂之靈。馳煙驛路。勒移山庭。夫以耿介拔俗之標。瀟灑出塵之想。度白雪以方潔。干青雲而直上。吾方知之矣。若其亭亭物表。皎皎霞外。芥千金而不盼。屣萬乘以如脫。聞鳳吹於洛浦。篋蕲歌於延瀨。固亦有焉。豈期終始參差。蒼黃反覆。淚翟子之悲。傷朱公之哭。乍迴跡以心。或先貞而後黷。何其謬哉。嗚呼。尙生不存。仲氏既往。山阿寂寥。千載誰賞。世有周子。儁俗之士。旣文旣博。亦元亦史。然而學遁東魯。習隱南郭。

竊吹草堂。濫巾北岳。誘我松桂。欺我雲壑。雖假容於江阜。乃纓情於好爵。其始至也。將欲排巢父。拉許由。傲百氏。蔑王侯。風情張日。霜氣橫秋。或歎幽人長往。或怨王孫不遊。論空空於釋部。覈元元於道流。務光何足比。涓子不能儔。及其鳴騶入谷。鶴書赴隴。形馳魄散。志變神動。爾乃眉軒席次。袂聳筵上。焚芰製而裂荷衣。抗塵容而走俗狀。風雲悽其帶憤。石泉咽而下愴。望林巒而有失。顧草木而如傷。至其紐金章。綰墨綬。跨屬城之雄。冠百里之首。張英風於海甸。馳妙譽於浙右。道帙長擯。法筵久埋。敲扑諠囂。犯其慮。牒訴倥偬。裝其懷。琴歌既斷。酒賦無續。常綢繆於結課。每紛綸於折獄。籠張趙於往圖。架卓魯於前錄。希蹤三輔豪。馳聲九州牧。使其高霞孤映。明月獨舉。青松落蔭。白雲誰侶。澗戶摧絕。無與歸。石徑荒涼。徒延佇。至於還颺入幕。寫霧出楹。蕙帳空兮夜鶴怨。山人去兮曉猿驚。昔聞投簪逸海岸。今見解蘭縛塵纓。於是南岳獻嘲。北隴騰笑。列壑爭譏。攢峯竦詭。慨遊子之我欺。悲無人以赴弔。故其林慚無盡。澗愧不歇。秋桂遺風。春蘿擺月。騁西山之逸議。馳東臯之素謁。今又促裝下邑。浪棹上京。雖情投於魏闕。或假步於山扃。豈可使芳杜厚顏。薜荔蒙恥。碧嶺再辱。丹崖重滓。塵游躅於蕙路。汗淥池以

洗耳。宜扁岫幌。掩雲關。斂輕霧。藏鳴湍。截來轅於谷口。杜妄轡於郊端。於是叢條曠膽。疊穎怒魄。或飛柯以折輪。乍低枝而掃迹。請迴俗士駕。爲君謝逋客。

例二 祭鱷魚文

唐韓愈

維元和十四年四月二十四日。潮州刺史韓愈。使軍事衙推秦濟。以羊一豬一。投惡溪之潭水。以與鱷魚食。而告之曰。昔先王既有天下。烈山澤。網繩罽刃。以除蟲蛇。惡物爲民害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後王德薄。不能遠有。則江漢之間。尙能棄之。以與蠻夷楚越。况潮嶺海之間。去京師萬里哉。鱷魚之涵淹卵育於此。亦固其所。今天子嗣唐位。神聖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內。皆撫而有之。况禹跡所揜。揚州之近地。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鱷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鱷魚睥然不安。溪潭據處。食民畜豕。鹿豕以肥其身。以種其子孫。與刺史抗拒。爭爲長雄。刺史雖駑弱。亦安肯爲鱷魚低首下心。俯視視。爲吏民羞。以偷活於此耶。且承天子命而來爲吏。固其勢不得不與鱷魚辯。鱷魚有知。其聽刺史言。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蟹之細。無不容歸。以生以食。鱷魚朝發而

夕至也。今與鱷魚約。盡三日。其率醜類南徙於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徙也。是終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鱷魚冥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徙以避之。與冥頑不靈。爲民物害者。皆可殺。刺史則選材技吏民。操強弓毒矢。以與鱷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

第五節 連珠

連珠者。假物陳義。以通諷諭之詞也。連之爲言貫也。穿貫情理。如珠之在貫也。蓋自揚雄綜述碎文。鑿爲連珠。而班固賈逵傅毅之流。受詔繼作。其文麗。其辭約。其旨遠。合於古詩風興之義。其體類皆駢偶。首數則多寡不拘。

例一 演連珠十六首

晉陸機

臣聞日薄星迴。窮天所以紀物。山盈川冲。后土所以播氣。五行錯而致用。四時違而成歲。是以百官恪居。以赴八音之離。明君執契。以要克諧之會。臣聞任重於力。才盡則困。用廣其器。應轉則凶。是以物勝權而衡殆。形過鏡則炤窮。故

明主程才以效業。貞臣底力而辭豐。

臣聞行施於寵。非隆家之舉。官私於親。非興邦之選。是以三卿世及。東國多衰。敝之政。五侯並軌。西京有陵夷之運。

臣聞頓網探淵。不能招龍。振網羅雲。不必招鳳。是以巢箕之叟。不盼丘園之幣。洗渭之民。不發傅巖之夢。

臣聞鑑之積也無厚。而照有重淵之深。目之察也有畔。而眊周天壤之際。何則。應事以精。不以形。造物以神。不以器。是以萬邦凱樂。非悅鐘鼓之娛。天下歸仁。非感玉帛之惠。臣聞郁烈之芳。出於委灰。繁會之音。生於絕絃。是以貞女要名於沒世。烈士赴節於當年。

臣聞良宰謀朝。不必借威。貞臣衛主。修身則足。是以三晉之強。屈於齊堂之俎。千乘之勢。弱於陽門之哭。

臣聞因雲灑潤。則芳澤易流。乘風載響。則音徽自遠。是以德教俟物而濟。榮名緣時而顯。

臣聞音以比耳爲美。色以悅目爲歡。是以衆聽所傾。非假北里之操。萬夫婉變。非俟西子之顏。故聖人隨世以擢尤。明主因時而命官。

臣聞示應於近。遠有可察。託驗於顯。微或可包。是以寸管下僦。天地不能以氣欺。尺表逆立。日月不能以形逃。

臣聞絃有常音。故曲終則改。鏡無畜影。故觸形則照。是以虛己應物。必究千變之容。挾情適事。不觀萬殊之妙。

臣聞祝敵希聲。以諧金石之和。擊鼓疎擊。以接繁弦之契。是以經治必宣其通。圖物恆審其會。

臣聞目無常音之察。耳無照景之神。故在乎我者。不誅之於己。存乎物者。不求備於人。

臣聞圖形於影。未盡纖麗之容。察火於灰。不覩洪赫之烈。是以問道存乎其人。觀物必造其質。

臣聞通於變者。用約而利博。明其要者。器淺而應玄。是以天地之蹟。該於六位。萬殊之曲。窮於五弦。

臣聞足於性者。天損不能入。貞於期者。時索不能淫。是以迅風陵雨。不謬晨禽之察。勁陰殺節。不凋寒木之心。

例二 連珠

宋 庠

山有榲桲之材。居山者芟草而舍。田有禾稷之實。力田者半菽而飽。厩有驥騄之乘。掌廐者羸股而步。此所謂役於物者。智不逮乎物也。無木者有華榦之蔭。無田者有嘉穀之享。無廐者有上駟之御。此所謂役物者。智包乎物也。故君子逸於用德。小人勞於用力。

文
體
舉
隅

連
珠

五
四

考證類

第一節 考

考者。臚舉故實。以引證詳確爲主。其用與解釋相輔。而體則稍異。

例一 王莽大泉五十考

清翁方綱

漢書食貨志。王莽居攝。變漢制。於是更造大泉。徑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泉五十。蓋漢自武帝鑄五銖。後閔宣、元、成、哀、平、五世。無所變更。至是莽始變漢法也。周官外府鄭注曰。漢惟有五銖久行。王莽改貨而異作泉布。多至十品。今存于民間多者。大泉徑一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泉。直十五貨泉。賈疎曰。王莽造大泉。文曰大泉直五十云。今存於民間多者。有貨布大泉已下者。是從莽至漢末鄭君時。見行此三者。故云今存於民間也。案彼大泉直五十。不云五十。言十五者。亦誤。當從五十爲正也。方綱按賈疎此語誤矣。鄭氏注云。文曰大泉。此句是撮舉泉文。非泉之全文也。下句云直十五貨泉。猶上條云直貨泉二十五耳。賈氏誤讀大泉直十五五字爲句。而譏鄭氏之誤。而其前文。

又曰王莽造大泉。文曰直五十。乃自加一直字于泉文之內可乎。且賈氏又云。至漢末鄭君時。見行此三者。此語亦誤。蓋鄭君之意。議漢末時。民間尙有存此莽泉者。非謂其時尙行之也。若夫尺度之考。則漢書食貨志。是東漢初年班氏所記。而曰徑寸二分。至漢末鄭君之時。亦曰徑一寸二分。今以建初尺度之。恰是徑寸二分。然則劉歆尺。建武尺。建初尺。信乎同符。而漢權衡之制。前後未改。於此可證矣。大泉五十泉文。四字有若雙鈞筆法者。又有兩面皆作大泉五十字者。又有以次第小者。蓋莽時官私雜出。故同此一品。而又自有大小也。

例二 銅柱考

清翁方綱

銅柱之字。人無知之者。考之傳記。水經注云。馬文淵建金標爲南極之界。林邑記云。建武十九年。馬援植兩銅柱於象林南界。與西屠國分漢之南疆。銘之曰。銅柱折。交趾滅。交趾人至今怖畏。有守銅柱戶數家。歲時以土培之。僅露五六尺許。道里記云。林邑大浦口有五銅柱。水經注言。銅柱在林邑。其在欽江者。唐節度馬總所植也。按史元和中。馬總爲安南都護。立二銅柱於漢故處。鑱著唐德。廣東新語云。馬援所立。在林邑。則分

茅嶺銅柱。必馬總之遺也。据此，則分茅嶺銅柱。又當有唐刻字矣。嶺在欽州西三百里。州治云。在州治之西貼浪都古森峒。明萬歷間有貼浪峒民。曾至分茅嶺親見之。嶺上茅南北分披。嶺去銅柱半里許。交人年年以土培之。今高不滿丈。大不知幾許。柱上字蹟莫識。問其路。則曰。自貼浪扶隆行七日。至八尺石橋。尙行八日。方抵其處云。

文體舉隅考

書啓類

第一節 書

書者。舒也。舒布其言而陳之。簡牘也。始於史記之八書。唐李翱有復性、平賦、二書。後則用以進御。謂之上書。或朋友往復。亦多以書與之。

例一 與孟東野書

唐 韓愈

與足下別久矣。以吾心之思足下。知足下懸懸於吾也。各以事牽。不可合併。其於人人。非足下之爲見。而日與之處。足下知吾心樂否也。吾言之而聽者誰歟。吾唱之而和者誰歟。言無聽也。唱無和也。獨行而無徒也。是非無所與同也。足下知吾心樂否也。足下才高氣清。行古道。處今世。無田而衣食。事親左右無違。足下之用心勤矣。足下之處身勞且苦矣。混混與世相濁。獨其心追古人而從之。足下之道。且使吾悲也。去年春。脫汴州之亂。幸不死。無所於歸。遂來於此。主人與吾有故。哀其窮。居吾於符離。睢上。及秋將辭去。因被留以職事。默默在此。行一年矣。到今年秋。聊復辭去。江湖。余樂也。與足下終

幸矣。李習之娶吾忘兄之女。期在後月。朝夕當來此。張籍在和州居喪。家甚貧。恐足下不知。故具此白。冀足下一來相視也。自彼至此雖遠。要皆舟行可至。速圖之。吾之望也。春且盡。時氣向熱。惟侍奉吉慶。愈眼疾比劇。甚無聊。不復一一。愈再拜。

例一 答陳商書

唐韓愈

愈白。辱惠書。語高而旨深。三四讀尙不能通曉。茫然增愧赧。又不以其淺弊無過人知識。且喻以所守。幸甚。愈敢不吐情實。然自識其不足補吾子所須也。齊王好竽。有求仕於齊者。操瑟而往。立王之門。三年不得入。叱曰。吾瑟鼓之。能使鬼神上下。吾鼓瑟合軒轅氏之律呂。客罵之曰。王好竽。而子鼓瑟。瑟雖工。如王不好何。是所謂工於瑟而不工於求齊也。今舉進士於此世。求祿利行道於此世。而爲文必使一世人不好。得無與操瑟立齊門者比歟。文雖工。不利於求。求不得。則怒且怨。不知君子必爾爲不也。故區區之心。每有來訪者。皆有意於不肖者也。略不辭讓。遂盡言之。惟吾子諒察。愈白。

第二節 啓

啓者。開也。開陳其意也。義原於殷高宗之啓乃心。漢避景帝諱。故無此體。魏晉間於啓之

首尾多云某啓、某謹啓、某啓聞。此乃一定之體。又謂之啓事。史稱山公啓事是也。惟施之尊者多用儷語以爲恭。

例一 謝梅龍圖啓

宋 蘇軾

右軾啓。軾聞古之君子。欲知是人也。則觀之以言。言之不足以盡也。則使之賦詩以觀其志。春秋之世。士大夫皆用此以卜其人之休咎死生之間。而其應若影響符節之密。夫以終身之事。而決於一詩。豈其誠發於中。而不能以自蔽耶。傳曰。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矣。古之所以取人者。何其簡且約也。後之世風俗薄惡。漸不可信。孔子曰。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知詩賦之不足以決其終身也。故試之論以觀其所以是非於古之人。試之策以觀其所以措置於今之世。而詩賦者。或以窮其所不能。策論者。或以掩其所不知。差之毫毛。輒以擯落。後之所以取人者。何其詳且難也。夫惟簡且約。故天下之士。皆敦樸而忠厚。詳且難。故天下之士。虛浮而矯激。伏惟龍圖執事。骨鯁大臣。朝之元老。憂恤天下。慨然有復古之心。親較多士。存其大體。詩賦將以觀其志。而非以窮其所不能。策論將以觀其才。而非以掩其所不知。使士大夫皆得寬然以盡其心。而無

有一日之間。倉皇擾亂。偶得偶失之歎。故君子以爲近古。軾長於草野。不學時文。詞語甚樸。無所藻飾。意者執事欲抑浮剽之文。故寧取此以矯其弊。人之幸遇。乃有如此。感荷悚息。不知所裁。

例二 上胥學士啓

宋 歐陽修

某聞在昔、築黃金之館。首北路以爭趨。附青雲之名。使西山而起價。誠以求千里之迹者。先其市骨。得一字之寵者。榮於袞章。而况天下之風采聳聞。口吻之雌黃並出。以未塗之拾儼。說定鑒於妍媸。目論所加。能令重於九鼎。毫端或倚。可使逸於太霄。是宜殫重。跖宿春之勞。懷漫刺署里之字。鋪論有素。題品攸歸。伏維某官。稟粹天英。抽華道祕。虹蜺遠映。拂霄堦而垂光。黼黻摛文。絢雲河而發藻。遊士鄉而著品。入聖域以踐優。爽爽之聲。軼前良而通美。琅琅其璞。瑞昭世以稱珍。爰自覽輝下翔。階木特起。掎袂於羣英之彀。頰弁乎千齡之辰。列坐刺以聯曹。署法廷而奏讞。若若懷綬。宛轉於一綸。翹翹聘車。雍容於半刺。陳仲舉以題輿而擅美。何恭祖以纏幘而馳稱。垂腰佩刀。見賞三公之器。追鋒給傳。終膺雙武之皮。第連最以推高。賁初儀而上獲。公車以兩令而持牘。綈

凡以十篇而奏文。禪衣曲裾。暮召大臺之對。尙方給札。霈灑鴻都之毫。雖西岷者冊書之藏。是開乎仙室。而東璧者文章之府。載郁於時風。居爲顯化之階。式是育才之地。爰膺麗正之選。首被集仙之名。白蟬芸蘭以生香。茲焉辟惡。紫袷荷囊而備問。最近清光。固已丹轂解嘲。天祿草經而擬聖。金刀博學。太一秉藜而下觀。頃緣泛駕之求。亟發違行之訟。恥從吏對。出檢猾商。謂軒冕之儻來。視同於寄物。履名教之中樂。坦照乎清襟。旋關掌於郡條。久從容於別乘。一麾出守。固雅尙之所存。千里佩青。乃上心之攸注。距槌江之清郡。標軍壁之上遊。犬聲之驚無譁。賈室之繁甚富。是以坐棠聽訟。閉閣凝神。秀野頌春。過蘅皋而倦目。清言捉麈。臨雅俗以鎮浮。然而未央居半夜而生思。安石以蒼生而待起。三之補吏。意雅在於本朝。主父出遊。帝已嗟於見晚。行奉一封之傳。入隨三節之趨。見堂堂之姿。送之迄日。對頤頤之表。威不違顏。登涉乎赤墀之塗。進重於高門之地。卓然遠韻。度越諸公。霑芳潤者。漱其清芬。仰龍光者。思其末照。英風有煥。物議攸歸。矧此妄庸。蓋希品目。伏念某。杜樛櫛槁。膏棗鈍昏。抱器質以何堪。賦天機而甚淺。晞髮華旦。徒跂於清流。措足英躔。終慚於遠到。自遭家之不造。早遂生於百憂。茹歎之

音悲存乎手澤。動明之韻。遠失於先時。西華以孤露而見哀。庾信以流離而多感。矧復齊氣多緩。嵇筋甚驚。乏朽木之先容。無一錢而爲地。旁魄而論都邑。則被僮父之詞。頑鈍以取世資。但聽斲輪之曉。終非令器。第困窮途。憶昨竊萬家之應書。隨重車而上計。方策條對。塵至猥并。雅拜匪儀。失於盤璧。甘觸聞而引去。但飲墨以蒙羞。臥漳濱而養痾。竄身滋久。弔湘纍而感賦。些語迷招。當樹之於無何。宜匠者之不顧。而或竊先王之餘論。企諸公之末暉。聞伯夷之名。增其懦氣。伏海濱之下。久以望風。是敢強飾固陋之容。庶伸伏拜之謁。綴窮愁之汗簡。奏燕累之庸音。竊裏崇閔。將塵隱几。登泰山者小天下。在培塿以宜慚。奏咸池而張洞庭。非蛙咬之可度。伏遇某官。量陂無際。宇蔭甚穠。推穀成猷。噓枯振德。觀陽秋於皮裏。不言備乎四時。吞雲夢於胸中。兼容盡於一介。幸望許承音旨。少貶光塵。曲垂褒采之私。俾獲題評之目。如是則六轡在手。驥足何滯於蟻封。五色成文。樂節或資於牛鐸。荷恩有素。累牘奚陳。

第二節 簡

簡者。略也。言陳其大略也。或曰手簡。或曰小簡。或曰尺牘。皆簡略之謂。與書小異。書則長

短并宜。簡則以短語爲尙。東坡書簡一卷。豫章書簡一卷。乃簡之準則也。

例一 與王介甫簡

宋 歐陽修

某再拜。相別忽焉。遂見新歲。中間嘗一得附書。其如忽遽。區區之懷。亦不能盡也。賢弟來。得相見。備審動止。即日春寒。奉太夫人萬福。喜慰無限。賢者不能留之朝。衰病者不得放去。皆失其分。歸咎何所。某自新春來。日益昏耳。亦不聰。大懼難久於筆硯。平生所懷。有所未畢。遂恐爲庸人以死爾。其他細故不足道。惟奉親自愛。

例二 與人手簡二首

晉 王羲之

吾前柬粗足作佳觀。吾爲逸民之懷久矣。足下何以方復及此。似夢中語耶。無緣言面爲歎。書何能悉。

去夏得足下致邛竹杖。皆至此。士人多有尊老者。皆卽分布。令知足下遠惠之至。

文
體
舉
隅
簡

哀祭類

第一節 祭文

祭文者。祭葬親友之辭。所以表其哀也。始於曹孟德之祭橋元。其辭有散文、有韻語、有儷語。而韻語之中。又有四言、六言、雜言、騷體、儷體、之不同。亦有用以祈禱雨暘者。有用以驅逐邪癘者。有用以籲求福晉者。

例一 祭十二郎文

唐 韓愈

年月日。季父愈。聞汝喪之七日。乃能銜哀致誠。使建中遠具時羞之奠。告汝十二郎之靈。嗚呼。吾少孤。及長。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中年兄歿南方。吾與汝俱幼。從嫂歸葬河陽。既又與汝就食江南。零丁孤苦。未嘗一日相離也。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後者。在孫惟汝。在子惟吾。兩世一身。形單影隻。嫂嘗撫汝指吾而言曰。韓氏兩世。惟此而已。汝時猶小。當不復記憶。吾時雖能記憶。亦未知其言之悲也。吾年十九。始來京師。其後四年。而歸視汝。又四年。吾往河陽省墳墓。遇汝從嫂喪來葬。又二年。吾佐董丞相

於汴州。汝來省吾。止一歲。請歸取其孥。明年丞相薨。吾去汴州。汝不果來。是年吾佐戎徐州。使取汝者始行。吾又罷去。汝又不果來。吾念汝從於東。東亦客也。不可以久。圖久遠者。莫如西歸。將成家而致汝。嗚呼。孰謂汝遽去吾而沒乎。吾與汝俱年少。以爲雖暫相別。終當久與相處。故捨汝而旅食京師。以求斗斛之祿。誠知其如此。雖萬乘之公相。吾不以一日輟汝而就也。去年孟東野往。吾書與汝曰。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念諸父與諸兄。皆康強而早世。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吾不可去。汝不肯來。恐且暮死。而汝抱無涯之戚也。孰謂小者歿。而長者存。強者夭。而病者全乎。嗚呼。其信然耶。其夢耶。其傳之非其真焉。信乎。吾兄之盛德。而天其嗣乎。汝之純明。而不克蒙其澤乎。少者強者而天歿。長者衰者而存全乎。未可以爲信也。夢也。傳之非其真也。東野之書。耿蘭之報。何爲而在吾側也。嗚呼。其信然矣。吾兄之盛德。而天其嗣矣。汝之純明。宜業其家者。不克蒙其澤矣。所謂天者。誠難測。而神者。誠難明矣。所謂理者。不可推。而壽者。不可知矣。雖然。吾自今年來。蒼蒼者。或化而爲白矣。動搖者。或脫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氣日益微。幾乎不從汝而死也。死而有知。其幾何離。其無知。悲不幾時。

而不悲者無窮期矣。汝之子始十歲。吾之子始五歲。少而強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耶。嗚呼哀哉。嗚呼哀哉。汝去年書云。比得軟脚病。往往而劇。吾曰是疾也。江南之人。常常有之。未始以爲憂也。嗚呼。其竟以此而殞其生乎。抑別有疾而至斯乎。汝之書六月十七日也。東野云。汝歿於六月二日。耿蘭之報無日月。蓋東野之使者。不知問家人以月日。耿蘭之報。不知當言月日。東野與吾書。乃問使者。使者妄稱以應之耳。其然乎。其不然乎。今吾使建中祭汝。弔汝之孤。與汝之乳母。彼有食可守。以待終喪。則待終喪而取。以來。如不能守。以終喪。則遂取。以來。其餘奴婢。并令守汝喪。吾力能改喪。終喪。汝於先人之兆。然後惟其所願。嗚呼。汝病。吾不知時。汝沒。吾不知日。生不能相養。以共居。沒不能撫。汝以盡哀。殮不憑其棺。窆不臨其穴。吾行負神明。而使汝天。不孝不慈。而不得相養。以生。相守以死。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與吾形相依。死而魂不與吾夢相接。吾實爲之。其又何尤。彼蒼者天。曷其有極。自今以往。吾其無意於人世矣。當求數頃之田。於伊潁之上。以待餘年。教吾子與汝子。幸其成長。吾女與汝女。待其嫁。如此而已。嗚呼。言有窮。而情不可終。汝其知也耶。其不知也耶。嗚呼哀哉。尙饗。

例二 祭歐陽文忠公文

宋 王安石

夫事有人力之可致。猶不可期。况乎天理之溟溟。又安可得而推。惟公生有聞於當時。死有傳於後世。苟能如此足矣。而亦又何悲。如公器質之深厚。知識之高遠。而輔學術之精微。故充於文章。見於議論。豪健俊偉。怪巧瑰琦。其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發於外者。爛如日星之光輝。其清音幽韻。淒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其雄辭閎辯。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世之學者。無間乎識與不識。而讀其文。則其人可知。嗚呼。自公仕宦四十年。上下往復。感世路之崎嶇。雖屯遭困躓。竄斥流離。而終不可掩者。以其公議之是非。既壓復起。遂顯於世。果敢之氣。剛正之節。至晚而不衰。方仁宗皇帝臨朝之末年。顧念後世。謂如公者。可寄以社稷之安危。及夫發謀決策。從容指顧。立定大計。謂千載而一時。功名成就。不居而去。其出處進退。又庶乎英魄靈氣。不隨物腐敗。而長在乎箕山之側。與潁水之湄。然天下之無賢不肖。且猶爲涕泣而歎歎。而况朝士大夫。平昔游從。又予心之所嚮慕。而瞻依。嗚呼。盛衰興廢之理。自古如此。而臨風想望。不能忘情者。念公之不可復見。而其誰與歸。

例二 祭戰馬文

宋路振

咸平中，契丹犯高陽關。執大將康保裔，略河朔而去。天子幸魏，特遣將王榮以五千騎追之。榮無將材，但能走馬。以馳射爲事，受命惟怯，數日不敢行。伺賊渡河而後發。賊有剽溜齊者數千騎，尙屯泥沽。榮不欲見敵，遂以其騎略界河南岸而還。晝夜急馳，馬不秣而道斃者十有四五。天子憫之，遣使收瘞焉。因作祭文曰。

房駟之精，降爲驪騮。泉水呀風，流沙激庭。虎脊孤聳，龍媒鷲獠。丹髻曉霞，的穎秋星。第方著幹，宜乘旋膺。巉廬角起，方嘴珠明。爾其絕塞草荒，八月隕霜。毛縮蹄研，筋弛脈張。獸惡恐噬，虬猶欲驤。噴沙散沫，千里飛雪。戎人負引，武士索鐵。前遮後突，雷動地烈。忽挽一而制百，終伏櫪而受綬。戎官劬劬，歲入券書。蹄躑纍纍，通乎鬼驅。名駒大駘，銜尾入塞。勞其酋長，節以組儉。蜀錦吳縵，積如丘陵。馬歸於我也重，幣入於彼也輕。於是絡黃金之羈，浴天池之波。鼓蠶雲衢，弄影星河。或隄而齧，或躡而叱。蠶蠶申禁，駟駿何多。帝念神物，來經遠道。閱之於內殿，養之於外阜。飲以玉池，秣之瑤草。窮冬虜塵，入我河澗。潛羽書霄飛，龍馭北巡。選仗下之名馬，屬閫外之武臣。珮戈電燭，禁旅星陳。授以長策。

率以全軍。將士怒兮山河擘。猛馬哮兮虎可咋。何嘯暗之無勇。反遷延而避敵。冰霜淒淒。介甲而馳。不飲不秣。載渴載飢。駿馬餒死。行人嗟咨。委天骨於衢路。返星精於雲霧。報主恩之無及。齊戎力而何悞。生芻致祭。幣惟成禮。瘞於崇岡。全爾全體。馬如有神。知帝之仁。嗚呼。

例四 祭崔氏外甥文

唐柳宗元

崔簡子處道自永州奉父喪歸上都。逾海水遇暴風溺死。

年月日八舅十舅。以酒肉之奠。敬祭外甥韋六小卿之魂。嗚呼。生有孝姿。淑且茂兮。謂吉其終。道克就兮。胡典而喪。離厥咎兮。蹈道而違。死誰祐兮。豈汝之昧。不能究兮。將奪之鑿。使昏霧兮。反復攬予。哀何救兮。骨肉無從。魂焉覲兮。庶幾來歸。餒以侑兮。酒實于觴。肉盈豆兮。豈伊異人。余所授兮。來邪否邪。歆氣臭兮。

第二節 弔文

弔文者。弔死之辭也。古者弔生曰唁。弔死曰弔。賈誼之弔屈原。實弔之濫觴也。祭文對死者而言。弔文則自致傷悼之意。故用之恆古者爲多。唐柳宗元之弔裴弘文。李華之弔古

戰場文。其體髣髴楚騷。而切急悽愴。似稍不同。

例一 弔萇弘文

唐 柳宗元

萇弘字叔問。周敬王時。劉文恭公與萇弘告晉。城成。周晉從之。及范中行之難。晉人殺弘。藏其血。三年而化爲碧。宗元哀其忠死。故弔之。

有周之羸兮。邦國異圖。臣乘君則兮。王易爲侯。威強逆制兮。鬱命轉幽。疹蠱膠密兮。肝膽爲仇。奸權蒙貨兮。忠勇以劉。伊時云幸兮。大夫之羞。嗚呼危哉。河渭潰溢兮。橫軀以抑。嵩高圻陲兮。舉手排直。壓溺之不慮兮。堅剛以爲式。知死不可撓兮。明章人極。夫何大夫之炳烈兮。王不寤乎讒賊。卒施快於剽狹兮。怛就制乎強國。松柏之斬刈兮。蕞茸欣植。盜驪折足兮。罷驚抗臆。鷲之高翔兮。夔狐惴而不食。竊畏忌以羣朋兮。夫孰病百而伸一。挺寡以校衆兮。古聖人之所難。矧援羸以威傲兮。茲固蹈殆而違安。殺身之匪予戚兮。閔宗周之不完。豈成城以夸功兮。哀清廟之將殘。嫉彪子之肆誕兮。彌皇覽以爲謾。始舍道以從世兮。焉用夫考古而登賢。指白日以致憤兮。卒頽幽而不列。版上帝以飛精兮。黜廖廓而殄絕。竭憑雲以徂愬兮。終冥冥以鬱結。欲登山以號辭兮。愈洋洋

以超忽。心五澗其不化兮。形凝冰而自慄。圖始而慮末兮。非大夫之操。陷瑕委厄兮。固衰世之道。知不可而愈進兮。誓不偷以自好。陳誠以定命兮。侔貞臣與爲友。比干之以仁義兮。緬遼絕以不羣。伯夷殉絜以莫怨兮。孰克軌其遺塵。苟端誠之內虧兮。雖耆老其誰珍。古固有一死兮。賢者樂得其所。大夫死忠兮。君子所與。嗚呼衰哉。敬余忠甫。

例一 弔古戰場文

唐李華

浩浩乎平沙無垠。夤不見人。河水縈帶。羣山糾紛。黯兮慘悴。風悲日曛。蓬斷草枯。凜若霜晨。鳥飛不下。獸挺亡羣。亭長告余曰。此古戰場也。常覆三軍。往往鬼哭。天陰則聞。傷心哉。秦歟漢歟。將近代歟。吾聞夫齊魏徭戍。荆韓召募。萬里奔走。連年暴露。沙草晨牧。河冰夜渡。地闊天長。不知歸路。寄身鋒刃。膈臆誰訴。秦漢而還。多事四夷。中州耗斁。何世無之。古稱戎夏。不抗王師。文教失宣。武臣用奇。奇兵有異於仁義。王道迂闊而莫爲。嗚呼噫嘻。吾想夫北風振漠。胡兵伺便。主將驕敵。期門受戰。野豎旄旗。川迴組練。法重心駭。威尊命賤。利鏃穿骨。驚沙入面。主客相搏。山川震眩。聲析江河。勢轟雷電。至若窮陰凝閉。凜冽海隅。積雪沒脛。堅冰在鬚。鷺鳥休巢。征馬踟蹰。繪纜無溫。墮指裂膚。當此

苦寒。天假強胡。憑陵殺氣。以相剪屠。徑截輜重。橫攻士卒。都尉親降。將車覆沒。屍填巨
港之岸。血滿長城之窟。無貴無賤。同爲枯骨。可勝言哉。鼓衰兮力盡。矢竭兮弦絕。白刃
交兮寶刀折。兩軍感兮生死決。降矣哉。終身彝狄。戰矣哉。骨暴沙礫。鳥無聲兮山寂寂。
夜正長兮風淅淅。魂魄結兮天沉沉。鬼神聚兮雲霧霧。日光寒兮草短。月色苦兮霜白。
傷心慘目。有如是耶。吾聞之。牧用趙卒。大破林胡。開地千里。遁逃匈奴。漢傾天下。財殫
力痛。任人而已。其在多乎。周逐獫狁。北至太原。旣城朔方。全師而還。飲至策勳。和樂且
閒。穆穆棣棣。君臣之間。秦起長城。竟海爲關。荼毒生靈。萬里朱殷。漢擊匈奴。雖得陰山。
枕骸遍野。功不補患。蒼蒼蒸民。誰無父母。提攜捧負。畏其不壽。誰無兄弟。如足如手。誰
無夫婦。如賓如友。生也何恩。殺之何咎。其存其沒。家莫聞之。人或有言。將信將疑。睜睜
心目。寢寐見之。布尊傾觴。哭望天涯。天地爲愁。草木淒悲。弔祭不至。精魂何依。必有凶
年。人其流離。嗚呼噫嘻。時耶命耶。從古如斯。爲之奈何。守在四夷。

第三節 誄

誄者。累也。古者卿大夫沒。君命有司累其功德。爲誄文以哀之。周禮小史讀誄。後魯哀公

誄孔子以文。柳下惠之妻。亦誄其夫。則今私誄之所由起也。其體先述世系行業。末寓哀傷之意。所謂傳體而頌文。榮始而哀終者也。

例一 王仲宣誄

魏曹植

建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戊申。魏故侍中關內侯王君卒。嗚呼哀哉。皇穹神察。詰人是恃。如何靈祇。殲我吉士。誰謂不痛。早世卽冥。誰謂不傷。華繁中零。存亡分流。天遂同期。朝聞夕沒。先民所思。何用誄德。表之素旗。何以贈終。哀以送之。遂作誄曰。

猗歟侍中。遠祖彌芳。公高建業。佐武伐商。爵同齊魯。邦祀絕亡。流裔畢萬。勳績維九。晉獻賜封。於魏之疆。天開之祚。末胄稱王。厥姓斯氏。條分葉散。世滋芳烈。揚聲秦漢。會遭揚九。炎炎中矇。世祖撥亂。爰建時雍。三台樹位。履道是終。寵爵之加。匪惠惟恭。自君二祖。爲光爲龍。僉曰休哉。宜翼漢邦。或掌太尉。或掌司空。百揆惟絃。五典克從。天靜人和。皇教遐通。伊君顯考。奕世佐時。入管機密。朝政以治。出臨朔代。庶幾咸熙。君以淑懿。繼此洪基。既有令德。材技廣宣。強記洽聞。幽讚微言。文若春華。思若涌泉。發言若詠。下筆成篇。何道不洽。何藝不閑。棋局逞巧。博奕惟賢。皇家不造。京室隕顛。宰臣專制。帝用西

遷。君乃羈旅。離此阻艱。翕然鳳舉。遠竄荆蠻。身窮志達。居鄙行鮮。振冠南嶽。濯纓清川。潛處蓬室。不干勢權。我公奮鉞。耀威南楚。荆人或違。陳兵講武。君乃義發。算我師旅。高尚勦功。投身帝宇。斯言既發。謀夫是與。是與伊何。響我明德。投戈編郡。稽顙漢北。我公實嘉。表揚京國。金龜紫綬。以彰勳則。勳則伊何。勞謙靡已。憂世忘家。殊略卓峙。乃署祭酒。與軍行止。算無遺策。書無失理。我王建國。百司儁乂。君以顯舉。秉機省闕。戴蟬珥貂。朱衣皓帶。入侍帷幄。出擁華蓋。榮耀當世。芳風掩藹。嗟彼東夷。憑江阻湖。騷擾邊境。勞我師徒。炎炎戎輅。霆駭風徂。君侍華轂。輝耀王塗。思榮懷附。望彼來威。如何不濟。運極命衰。寢疾彌留。吉往凶歸。嗚呼哀哉。翩翩孤嗣。號慟崩摧。發軔北魏。遠迄南淮。經歷山河。泣涕如頽。哀風興感。行雲徘徊。游魚失浪。歸鳥忘栖。嗚呼哀哉。吾與夫子。義貫丹青。好和琴瑟。分過友生。庶幾遐年。攜手同征。如何杳忽。棄我風零。感昔宴會。志各高厲。於戲夫子。金石難敵。人命靡常。吉凶異制。此歡之人。孰先隕越。何寤夫子。果乃先逝。又論死生。存亡數度。子猶懷疑。求之明據。儻獨有靈。遊魂秦素。我將假翼。飄飄高舉。超登景雲。要子天路。喪柩既臻。將及魏京。靈輻廻軌。白驥悲鳴。虛廊無見。藏景蔽形。孰云仲宣。

不聞其聲。延首歎息。雨泣交頸。嗟乎夫子。永安幽冥。人誰不沒。達士徇名。生榮死哀。亦孔之榮。嗚呼哀哉。

第四節 哀辭

哀之爲言依也。悲依於心。故曰哀。以辭遣哀。故謂之哀辭也。楚辭有哀郢篇。司馬相如有哀二世賦。皆與哀辭相近。至漢班固作梁氏哀辭。哀辭之名始見。魏之曹子建。晉之潘安仁。俱多爲之。又名哀冊。亦名哀冊文。如漢樂安相李尤之和帝哀策。及令狐楚之唐憲宗章武皇帝哀冊文等是也。其文皆用韻語。而四言雜騷。惟意所之。則與誄體異矣。

例一 歐陽生哀辭

唐韓愈

歐陽詹世居閩越。自詹以上。皆爲閩越官。至州佐縣令者累累有焉。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之樂。雖有長材秀民。通文書吏事。與上國齒者。未嘗肯出仕。今上初。故宰相常袞爲福建諸州觀察使。治其地。袞以文辭進。有名於時。又作大官。臨蒞其民。鄉縣小民有能誦書作文辭者。袞親與之爲客主之禮。觀遊宴饗。必召與之。時未幾。皆化翕然。詹於時獨秀出。袞加敬愛。諸生皆推服。閩越之人舉進士。繇詹始。建中貞元間。余就食江

南。未接人事。往往聞詹名閭巷間。詹之稱江南也久。貞元三年。余始至京師舉進士。聞詹名尤甚。八年春。遂與詹文辭同考試登第。始相識。自後詹歸閩中。余或在京師。他處不見詹久者。惟詹歸閩中時爲然。其他時與詹離。率不歷歲移時。則必合。合必兩忘其所趨。久然後去。故余與詹相知爲深。詹事父母盡孝道。仁於妻子。於朋友義以誠。氣醇以方。容貌嶷嶷然。其燕私善謔以和。其文章切深。喜往復。善自道。讀其書。知其於慈孝最隆也。十五年冬。余以徐州從事。朝正於京師。詹爲國子監四門助教。將率其徒伏闕下。舉余爲博士。會監有獄。不果上。觀其心。有益於余。將忘其身之賤而爲之也。嗚呼。詹今其死矣。詹閩越人也。父母老矣。捨朝夕之養。以來京師。其心將以有得於是。而歸爲父母榮也。雖其父母之心亦皆然。詹在則雖無離憂。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也。若詹者所謂以志養志者歟。詹雖未得位。其名聲流於人人。其德行信於朋友。雖詹與其父母。皆可無憾也。詹之事業文章。李翱旣爲之傳。故作哀辭以舒余哀。以傳於後。以遺其父母。而解其悲哀。以卒詹志云。

求仕與友兮。遠違其鄉。父母之命兮。子奉以行。友則旣獲兮。祿實不豐。以志爲養兮。何

有牛羊。事實既修兮。名譽交光。父母忻忻兮。常若在旁。命雖云短兮。其存者長。終要必死兮。願不永傷。友朋親視兮。藥物甚良。飲食孔時兮。所欲無妨。壽命不齊兮。人道之常。在側與遠兮。非有不同。山川阻深兮。魂魄流行。祀祭則及兮。勿謂不通。哭泣無益兮。抑哀自彊。推生知死兮。以慰孝誠。嗚呼哀哉兮。是亦難忘。

文告類

第一節 檄

檄者。軍書也。其體原於書之胤征。其名始見戰國張儀爲檄告楚相。有急則加以羽。謂之羽檄。言如飛之捷也。若論其體。則劉勰所稱植義颺辭。務在剛健。或述其休明。或敍彼苛虐。指天時。審人事。算強弱。角權勢。標著龜於前驗。懸盤銘於已然。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辭緩。露版以宣衆。不可使義隱。此其要也。可謂盡之矣。

例一 爲徐敷業討武嬰檄

唐 駱賓王

僞周臨朝武后者。性非和順。地實寒微。昔充太宗下陳。曾以更衣入侍。洎乎晚節。穢亂春宮。潛隱先帝之私。陰圖後房之嬖。入門見嫉。蛾眉不肯讓人。掩袖工讒。狐媚偏能惑主。踐元后於蠶翟。陷吾君於聚麀。加以虺蜴爲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殘害忠良。殺姊屠兄。弑君鳩母。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猶復包藏禍心。窺竊神器。君之愛子。幽之於別宮。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嗚呼。霍子孟之不作。鸞喙皇孫。知漢

祚之將盡。龍漦帝后。識夏庭之遽衰。敬業皇唐舊臣。公侯冢子。奉先君之成業。荷本朝之厚恩。宋微子之興悲。良有以也。袁君山之流涕。豈徒然哉。是用氣憤風雲。志安社稷。因天下之失望。順宇內之推心。爰舉義旗。以清妖孽。南連百越。北盡三河。鐵騎成羣。玉軸相接。海陵紅粟。倉儲之積靡窮。江浦黃旗。匡復之功何遠。班聲動而北風起。劍氣衝而南斗平。喑鳴則山嶽崩頽。叱咤則風雲變色。以此制敵。何敵不摧。以此圖功。何功不克。公等或居漢地。或叶周親。或膺重寄於話言。或受顧命於宣室。言猶在耳。忠豈忘心。一坏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托。倘能轉禍爲福。送往事居。共立勤王之勳。無廢大君之命。凡諸爵賞。同指山河。若其眷戀窮城。徘徊岐路。坐昧先幾之兆。必貽後至之誅。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布告中外。咸使聞之。

第二節 露布

漢桓帝時。地數震。李雲露布上書。謂上書之不加封者。任昉云。漢賈洪爲馬超伐曹操作露布。世說亦謂桓溫北征。令袁宏倚馬撰露布。是魏晉時。露布始爲軍中所用。及至北魏。以戰伐有功。乃書帛建於漆竿之上。名曰露布。劉勰所謂露板不封。布諸視聽者。此之謂

也。

例一 前鋒都督平兗青州露布

晉

尙書五兵臣元等言。臣聞天下之義。當混爲一。我伐用張。仁人之兵。所存者神。無遠弗屆。迪上帝命。付中國民。徐方旣回。而來庭。宣王復古。齊地悉平。而振旅。世祖重光。整我六師。如雷霆。植十二郡之旗鼓。不圖今日。載纘武功。恭維皇帝陛下。體乾粹精。位履中正。凝江寧神璽之祚。至於萬年。開吳分歲星之祥。綏以多福。有方行海表之略。無宴安江沱之心。惟氏鞠凶。至堅孔熾。吞燕涼而荐食。介麟易我衣裳。闖荆益以長驅。蝥賊荒我居圉。敢行稱亂。不戢自焚。師克在和。雖武騎無所用。天助者順。聞風鶴皆爲兵。一戰成淝水之勳。三捷取壽陽之境。匹馬躡輪無反。乃滅而亡。簞食壺漿以迎。曰。俟予後。謳吟思漢。震動附周。臣安請乘破竹之機。分命采薇之率。復舊都。在此行也。清四海。可失時哉。臣等以先啓行。敷奏其勇。辟四方。徹我土。誕將天威。獎三軍。定中原。翦此朝食。推鋒而造渦潁。抗旌而次彭城。彗掃星流。席卷雲徹。欲快心於狼望。庶舉秦若鴻毛。虓虎濯征。困獸猶鬪。張崇守兗河而假息。符明據青社以偷生。食樗靡懷。寢薪莫悟。矧河南

城墜之皆附。寧山東德化之未孚。乃遣劉襲攻鄆城。崇棄甲而遠遁。復俾高素向廣固。明因壘而來降。穆如清風。不冒出日。齊變至魯。魯變至道。載戢干戈。汝達於濟。濟達於河。底謹財賦。遂鼓行於司豫。汙盪穢於羌髡。時靡爭而心載寧。君之訓而臣何力。斯皆帝德廣運。聖武布昭。歸鄆灌田。用儒無敵。楊文武烈。圖功攸終。於以正六龍御天之居。豈止保五馬浮江之緒。臣等共武之服。賴天之靈。洛邑朝諸侯。望翠華之回軫。榮丘發嘉號。竢玉牒之修封。臣等無任慶快激切屏營之至。謹遣某官奉露布以聞。

第二節 牒

牒卽今之札。左傳右師不敢對。受牒而退。疏牒札也。唐以後始多用之。實爲通告之文。如柳宗元爲裴中丞伐黃賊轉牒是。

例一 爲裴中丞伐黃賊轉牒

唐 柳宗元

當管奉詔與諸管齊進。誅討邕管草賊黃少卿。漢軍馬步等若干人。各具兵馬數。及軍將若干。前牒奉處分。竊以天啓昌期。大功畢集。神開興運。微惡盡除。黃少卿等歷稔逋誅。舉宗肆暴。恃狡兔之穴。跽伏偷安。憑孽狐之丘。跳踉見恠。以爲威狐不斂。天網可逃。

侵逼使臣。隳犯王略。恣其毒虐。速我誅鋤。敵國盡在於舟中。還師已期於席上。謂宜投
戈頓顙。面縛乞身。歸郡邑於王宮。效黎獻於天吏。而乃繕兵補卒。增壘閉途。正當天討
之辰。更積思誅之罪。衆輕鬪蟻。勇劣怒蛙。纖縞當強弩之初。孤豚償肥牛之下。事同拾
芥。力易摧枯。抄忽蜂腰。虛見辱於齊斧。突梯首鼠。驟欲寄於旄頭。勦絕有時。不索何獲。
某拱稽致命。執銳忘生。車甲既備於小戎。鯨鯢豈逃於誅僇。竊觀上略。總制中權。戰士
義激於身心。列校勢成於臂指。厥張之技。盡出於山林。拔距之才。徧徵於川洞。嘗懸香
餌。令布疾雷。莫不鼓舞戎行。虔恭師律。投軀不憊於羽檄。蹶足惟事於牙璋。今月某日。
奏事官米蘭廼。捧受詔命。神飛首勇。足蹈心馳。懽聲洽於萬夫。勝氣橫於千里。國容不
入。屢且入於寢門。家事勿關。土已填於左闔。卽以月日全軍出次。分道並進。所期戮力。
敢告同心。孔大夫貞直冠時。清明格物。全體許國。一心在公。兵精食浮。爲日固久。容府
楊中丞。以義烈爲己任。勳錫太常。安南李中丞。以英武爲家風。業傳彝器。並膺邦寄。克
達皇威。南則浮海濟師。共集堂堂之陣。東則橫江誓衆。用成善善之功。以此鼓行。坐觀
盡敵。刑惟勿喜。誅有可哀。徵側之勇冠一方。竟就伏波之戮。呂嘉之威行五嶺。終摧下

瀨之師。嗟此陋微。自貽擒滅。勉成良畫。速致殊勳。雖荒微之地。固不勞於有征。而昇平之年。將自此而何事。書之竹帛。實謂揚名。事須移牒鄰管。以成犄角。舉牒者。

第四節 判

判始於西漢。本爲試士而設。揚雄綜判取士是也。皆爲兩造之詞。加以判斷。而定曲直焉。唐制選士。判居其一。至宋此典不廢。而文體則與前少異。

例一 判罪

唐張鷟

右金吾郎將韋謙於清化坊屠兒劉忽索肉不得。決四十禁經一月。忽寓於左臺云。

咆哮無上下禮

韋謙五霸貴緒。三輔名家。忝司陰識之班。謬總朱浮之任。不能恪勤守職。廉慎當官。未懸主簿之魚。頻窺亭長之肉。貪婪之性。無愧於惟鷓。饕餮之情。有同於相鼠。庖丁之室。屢被侵欺。朱亥之門。恆遭刻削。徐秀才之耿直。詎肯庶幾。韓安國之疎通。曾何仰止。馬防名德。雖未可追。崔琰芳聲。去之匪遠。天津橋內。實歸左衛之麾。清化坊中。豈是西曹之館。越司侵職。自有正條。不合箠拷。非無舊式。依檢騰凌無驗。未可全科。設令咆哮不

虛。止從凡鬪。宜從犯狀。據法論刑。

例一 判留

唐張鷟

飛騎將軍劉恭膂力強羣弓馬超衆眇其一日恐不堪侍奉欲放歸鄉里又惜其身材

主上股肱。是爲心膂。漢高之得樊噲。廓去妖氛。曹公之有典韋。克寧寰宇。劉恭力齊烏獲。勇若專諸。非無孟悅之才。實兼任鄙之狀。登城斷布。所向無前。荷后投人。誰當餘勇。越稷門之字。俊健有聞。舉大國之關。驍雄可尙。昔子夏喪目。猶講授於西河。左丘失明。亦修書於東魯。殷堪雖眇。作牧於江濱。丁儀止婚。興嗟於魏帝。用大掩小。棄短從長。川澤納汙。山藪藏疾。蛇銜輝乘。不以細類爲嫌。虹氣連城。不以微瑕致損。大材可錄。小疹何傷。旣要所須。宜依舊定。

例二 判罷

唐張鷟

工部員外郎趙務支蒲陝布供漁陽軍幽易絹入京百姓訴不便務款布是麤物將以供軍絹是細絹擬貯官庫

趙務鳴鶴登朝。含雞伏奏。轉箸之敏。未見稱奇。聚米之能。無聞播美。張蒼之善算。國用詎肯留情。馮勤之巧計。軍儲曾何介意。迴長作短。異趙達之精心。變近成遙。殊顧談之屈指。蒲陝之布。却入漁陽。幽易之絹。返歸關隴。同北轅之適越。類東走之望秦。人之情乎。繫獨無也。細絹稱以納庫。麤布貯以克軍。非直運者若勞。抑亦兵家賈怨。宜從削黜。以肅頑愚。

箴銘類

第一節 箴

箴、鍼也。蓋醫者以鍼石刺病。故有所諷刺。而救其失者。謂之箴。古有夏商二箴。見於尙書。大傳及呂氏春秋。然皆殘缺不完。惟虞箴備載於左傳。故漢揚雄倣爲之。其體有二。一官箴。爲揚雄十二册箴、李德裕丹扈六箴等是也。一私箴。如韓愈五箴、程子四箴等是也。

例一 五箴

并序

唐韓愈

人患不知其過。既知之不能改。是無勇也。余生三十有八年。髮之短者日益白。齒之搖者日益脫。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其不至於君子。而卒爲小人也。昭昭矣。作五箴以訟其惡云。

游箴

余少之時。將求多能。早夜以孜孜。余今之時。既飽而嬉。蚤夜以無爲。嗚呼余乎。其無知乎。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乎。

言箴

不知言之人。烏可與言。知言之人。默焉而其意已傳。幕中之辨。人反以汝爲叛。臺中之評。人反以汝爲傾。汝不懲邪而呶呶以害其生邪。

行箴

行與義乖。言與法違。後雖無害。汝可以悔。行也無邪。言也無頗。死而不死。汝悔而何。宜悔而休。汝惡曷瘳。宜休而悔。汝善安在。悔不可追。悔不可爲。思而斯得。汝則勿思。

好惡箴

無善而好。不觀其道。無悖而惡。不詳其故。前之所好。今見其尤。從也爲比。捨也爲讐。前之所惡。今見其臧。從也爲愧。捨也爲狂。維讎維比。維狂維愧。於身不祥。於德不義。不義不祥。維惡之大。幾如是爲。而不顛沛。齒之尙少。庸有不思。今其老矣。不慎胡爲。

知名箴

內不足者。急於人知。霈焉有餘。厥聞四馳。今日告汝。知名之法。勿病無聞。病其曄曄。昔者子路。唯恐有聞。赫然千載。德譽愈尊。矜汝文章。負汝言語。乘人不能。揜以自取。汝非

其父。汝非其師。不請而教。誰云不欺。欺以賈憎。揜以媒怨。汝曾不悟。以及於難。小人在。辱亦克知悔。及其既寧。終莫能戒。既出汝心。又銘汝前。汝如不顧。禍亦宜然。

第二節 銘

銘名也。劉勰云。觀器而正名也。含有警惕之意。夏商鼎彝尊。鹵盤匱之屬。莫不有銘。而文多殘闕。其後湯有盤銘。武有十七銘。後人因之。凡器物皆爲之銘。而施之於金石者爲多。

例一 座右銘

崔于玉

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世譽不足慕。唯仁爲紀綱。隱心而後動。謗議庸何傷。勿使名過實。守愚聖所臧。在涅貴不淄。曖曖內含光。柔弱生之徒。老氏戒剛強。行行鄙夫志。悠悠故難量。慎言節飲食。知足勝不祥。行之苟有恆。久久自芬芳。

例二 西銘

宋張載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色。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也。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

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惇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爲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潁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第三節 規

規者。爲圓之器也。書曰官師相規。所以規戒其闕失也。古之規文。不可得見。其可考者。惟唐元結之五規。後人每有規條、規約、之目。亦此意也。

例一 戲規

唐元結

元子倚於雲丘之巔。戲牧童曰。爾爲牧歌。當不責爾暴。牧兒歌去。乃暴它田。田主鞭之。啼而寃元子。啼不止。召其父而止之。元子友真卿聞之。書過於元子曰。嗟嗟次山。苟戲小兒。俾陷鞭焉。而蒙寃之。彼牧兒望次山。猶僮隸不敢干其主。及苟戲。乃或與次山猶

仇讎。斯豈慎德也與。吾聞君子不苟戲。無似非。如何惑一兒。使不知所以蒙過。此非苟戲。似非之非者邪。惡不必易此。元子報真卿曰。於戲。吾默立於空山之上。戲歌牧兒。得過幾不可免。彼行於世上。有愛憎相忌。是非相反。名利相奪。禍福相從。至於有蒙戮辱者焉。得不因苟戲似非世兒惑之以及者乎。真卿。吾當以戲爲規。

第四節 戒

戒者。警敕之辭。字亦作誡。淮南子載堯戒曰。戰戰慄慄。日謹一日。人莫躋於山。而躋於垤。厥後漢杜篤作女誡。諸葛亮著戒一卷。綦母邃撰誡林三卷。韓愈作守戒。柳宗元作三戒。則斑斑可考矣。

例一 敵戒

唐柳宗元

皆知敵之仇。而不知爲益之尤。皆知敵之害。而不知爲利之大。秦有六國。競競以強。六國既除。訑訑乃亡。晉敗楚鄢。范文爲患。厲之不圖。舉國造怨。孟孫惡臧。孟死臧恤。藥石去矣。吾亡無日。智能知之。猶卒以危。矧今之人。曾不是思。敵存而懼。敵去而舞。廢備自盈。祇益爲瘡。敵存滅禍。敵去召過。有能知此。道大名播。懲病克壽。矜壯死暴。縱欲不戒。

文體舉隅 戒

匪患伊耄。我作戒詩。思者無咎。

頌贊類

第一節 頌

按詩有六義。其六曰頌。頌者容也。形容美德也。若商之那。周之清廟。諸什。皆以告神。乃頌之正體也。若左傳所載輿人之頌。則近乎譏刺。孔叢子所載麇裘之頌。則近乎毀謗。此頌之變體。而用之於人事者也。若屈原橘頌。又用之於物者也。又有哀頌。則任昉所稱漢紘初作陶侯哀頌者是也。

例一 趙充國頌

漢揚雄

明靈惟宣。戎有先零。先零猖狂。侵漢西疆。漢命虎臣。惟後將軍。整我六師。是討是震。既臨其域。喻以威德。有守矜功。謂之弗克。請奮其旅。于罕之羌。天子命我。從之鮮陽。營平守節。屢奏封章。料敵制勝。威謀靡亢。遂克西戎。還師于京。鬼方賓服。罔有不庭。昔周之宣。有虎有方。詩人歌之。乃列于雅。在漢中興。充國作武。赳赳桓桓。亦紹厥緒。

例二 木蓮頌

梁江淹

迸采泉壑。騰光淵丘。緗麗碧巘。紅艷桂州。山人結侶。靈俗其游。時至不採。爲子淹留。

第二節 贊

贊、稱美也。字亦作讚。原於益之贊禹。伊陟之贊巫咸。漢司馬相如因之以贊荆軻。然史記不載其詞。至唐則用以試士。其體有三。一曰雜贊。意專褒美。若諸集所載人物、文章、書畫、諸贊是也。二曰哀贊。哀人之歿而述其德以贊之者也。三曰史贊。詞兼褒貶。若史記索隱、東漢、晉書、諸贊是也。劉勰有言。贊之爲體。促而不曠。結言於四字之句。盤桓乎數韻之辭。其頌家之細條乎。可謂得之矣。

例一 正考父贊

漢王粲

恂恂正父。應德孔盛。身爲國卿。族則公姓。年在耆耄。三葉聞政。誰不能息。申茲約敬。饘粥予口。僂僂受命。名書金鼎。祚及後聖。

例二 庶人孝傳贊

晉陶潛

事親盡歡。其難在色。彼養以祿。我養以力。義在愛敬。榮不假飾。嗟爾衆庶。鑒茲前式。

例三 畫鵬贊

并序

唐白居易

壽安令白昊，予宗兄也。得丹青之妙，傳寫之要。毛羣羽族，尤是所長。長慶元年，以畫鵬賜予。予愛之，因題贊云。

鷲禽之英。黑鵬丁丁。鉤綴八爪。劍插六翎。想入心匠。寫從筆精。不卵不雛。一日而成。軒然將飛。戛然欲鳴。毛動骨活。神來著形。始知造物。不必宵冥。但獲天機。則與化爭。韓幹之馬。籍籍知名。薛稷之鶴。翩翩有聲。研工發能。較真鬪靈。豈無他人。不如我兄。

文
體
舉
隅
贊

辭賦類

第一節 辭

屈原憂愁幽思而作離騷。宋玉景差唐勒之徒。相繼而作。並號楚辭。辭之名自此始。其後有漢武帝之秋風辭。陶淵明之歸去來辭。

例一 秋風辭

漢武帝

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雁南歸。蘭有秀兮菊有芳。懷佳人兮不能忘。泛樓船兮濟汾河。橫中流兮揚素波。簫鼓鳴兮發棹歌。歡樂極兮哀情多。少壯幾時兮奈老何。

例二 歸去來辭

晉陶潛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搖搖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忻載奔。僮僕懽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牕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

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以出岫。鳥飛倦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遊。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予以春及。將有事於西疇。或命巾車。或駕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邱。木忻忻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羨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

第二節 賦

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者也。義在託諷。是爲正體。自荀卿始以賦名篇。漢興賈誼、枚乘、司馬相如、楊雄、張衡之徒。著作尤盛。及三國兩晉。徵引俳詞。宋齊梁陳加以四六。則古賦之變體矣。唐以來。始有律賦。專事駢偶。試士用之。

例一 別賦

梁江淹

黯然銷魂者。惟別而已矣。况秦吳兮絕國。復燕宋兮千里。或春苔兮始生。乍秋風兮颯起。是以行子斷腸。百感悽惻。風蕭蕭而異響。雲漫漫而奇色。舟凝滯於水濱。車逶遲於山側。棹容與而未前馬。寒鳴而不息。掩金觴而誰御。橫玉柱而霑軾。居人愁臥。恍若有

亡。日下壁而沈移。月上軒而飛光。見紅蘭之受露。望青楸之離霜。巡層楹而空揜。撫錦幕而虛涼。知離夢之躑躅。意別魂之飛揚。故別離一緒。事乃萬族。至若龍馬銀鞍。朱軒繡軸。帳飲東都。送客金谷。琴羽張兮簫鼓陳。燕趙歌兮傷美人。珠與玉兮艷莫秋。羅與綺兮嬌上春。驚駟馬之仰秣。聳淵魚之赤鱗。造分手而銜涕。感寂寞而傷神。乃有劍客慚恩。少年報士。韓國趙廁。吳宮燕市。割慈忍愛。離邦去里。瀝泣共訣。拔血相視。驅征馬而不顧。見行塵之時起。方銜感於一劍。非買價於泉裏。金石震而色變。骨肉悲而心死。或乃邊郡未和。負羽從軍。遼水無極。雁山參雲。閨中風暖。陌上草薰。日出天而曜景。露下地而騰文。鏡朱塵之照爛。襲青氣之烟煴。攀桃李兮不忍別。送愛子兮霑羅裙。至如一赴敵國。詎相見期。視喬木兮故里。決北梁兮永辭。左右兮魂動。親賓兮淚滋。可班荆兮贈恨。唯樽酒兮敘悲。蒹秋雁兮飛日。當白露兮下時。怨復怨兮遠山曲。去復去兮長河湄。又若君居淄右。妾家河陽。同瓊珮之晨炤。共金爐之夕香。君結綬兮千里。惜瑤草之徒芳。慚幽閨之琴瑟。晦高臺之流黃。春宮闕其青苔色。秋帳含茲明月光。夏簟清兮晝不莫。冬釭凝兮夜何長。織錦曲兮泣已盡。迴文詩兮影獨傷。倘有華陰上士。服食還

仙術既妙而猶學。道已寂而未傳。守丹竈而不顧。鍊金鼎而方堅。駕鶴上漢。驂鸞騰天。暫遊萬里。少別千年。惟世間兮重別。謝主人兮依然。下有芍藥之詩。佳人之歌。桑中衛女。上宮陳娥。春草碧色。春水綠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

例二 秋聲賦

清 吳錫麒

迴野千里。危樓一角。油燈欲昏。酒夢初覺。起古愁於虛空。盪余心於眇邈。並萬族之可憐。激寒吹以相撲。騷騷屑屑。琤琤琤琤。露如下滴。烟亦流聲。始若孤緒曳機。么絃戛軫。寂處微聞。憂來遞引。繼乃積高回薄。迅霆發揚。滄溟鼎沸。蓼擾騰驤。度高下之無定。隨洪纖之所當。天地合籟。山川送涼。促斜陽而已短。接殘漏而遂長。極蕭條於衆耳。縈輾轉於中腸。爾其綺帙新收。寶薰乍歇。颺影幢幢。搖情兀兀。蛩咽響而苔潛。雁飛音而雲沒。發平楚而刁調。抗悲商之清越。雨墜分明。風過倏忽。落貌摧容。砭肌削骨。幾人攬鬢先霜。童子開門有月。况蒼蒼兮碧岫。又嫋嫋兮素波。津頭之行客初發。隴首而征夫舊過。榜余舟兮蘆荻。罨余袂兮蒹蘿。木葉脫兮哀猿叫。幽篁冷兮山鬼歌。醒枕來早。荒郵聚多。山長水遠。傷如之何。至如列燧九邊。連屯大磧。驚沙撲黃。衰草迷白。嘶萬馬於霜

晨流一箱於風夕。紛聆磕兮白日低。愴呼歎兮羣陰積。鵝鶴雜兮陣始張。鼙鼓急兮戰方劇。蒼涼生玉帳之寒。慘淡泣沙場之魄。別有蘭幃怨寡。角枕嗟單。蟲催杼起。螢照砧殘。悵銀河之不曉。念天涯之早寒。入懷中而易惱。著心上而多酸。欲託秦箏寫。還憑趙瑟彈。問飄蕭其何苦。徒抑鬱而自歎。吁嗟乎。秋士多悲。秋情如絲。觸中年之哀樂。記何地之離別。感鶴唳之能警。惜啼蛄之未知。鯤鵬得風雨之勢。草木無金石之姿。悟空輪之旋轉。識大化之推移。湛此心於畢靜。倏悠悠其何之。

文體舉隅賦

詩詞類

第一節 歌謠

歌謠之興。出乎天籟。亦卽詩之本原也。賡歌喜起。載在典謨。擊壤康衢。卽有韻語。至三百篇。而詞旨流暢。風化漸開。聖人遂刪之爲經。以垂世而訓後。然所謂風雅頌者。要不外當時之歌謠耳。

例一 南風歌

虞 舜

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

例二 康衢謠

堯時童子

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例三 猗蘭操

孔 子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之子于歸。遠送于野。何彼蒼天。不得其所。逍遙九州。無所定處。時人闇蔽。不知賢者。年紀逝邁。一身將老。

例四 越謠歌

周 無名氏

天地父母。某月某日。甲與乙爲友善。上下四旁。莫不共見。君乘車。我戴笠。他日相逢下
車揖。君擔簦。我跨馬。他日相逢爲君下。

第二節 樂府

漢魏六朝。皆有樂府。所謂六府者。蓋皆協乎律呂。被諸管絃。爲風雅頌之變體。開五七古
之先河者也。漢時樂府。有相和曲、平調曲、清調曲、瑟調曲、雜曲、五種之分。而五種之中。其
篇名又至繁曠。晉魏而降。漸名存而實亡。故研究樂府者。要當取法乎漢。庶能悉厥源流。

例一 長歌行 平調曲

漢 無名氏

青青園中葵。朝露待日晞。陽春布德澤。萬物生光輝。常恐秋節至。焜黃華葉衰。百川東
到海。何時復西歸。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

例二 相逢行 清調曲

漢 無名氏

相逢狹路間。道隘不容車。不知何年少。夾轂問君家。君家誠易知。易知復難忘。黃金爲
君門。白玉爲君堂。堂上置尊酒。作使邯鄲倡。中庭生桂樹。華燈何煌煌。兄弟兩三人。中

子爲侍郎。五日一來歸。道上自生光。黃金絡馬頭。觀者盈道傍。入門時左顧。但見雙鴛鴦。鴛鴦七十二。羅列自成行。音聲何囀囀。鶴鳴東西廂。大婦織綺羅。中婦織流黃。小婦無所爲。挾瑟上高堂。丈人且安坐。調絲方未央。

例三 艷歌行

瑟調曲

漢 無名氏

翩翩堂前燕。冬藏夏來見。兄弟兩三人。流宕在他縣。故衣誰當補。新衣誰當綻。賴得賢主人。攬取爲我組。夫婿從門來。斜柯西北晒。語卿且勿晒。水清石自見。石見何纍纍。遠行不如歸。

例四 羽林郎

雜曲

漢 李延年

昔有霍家奴。姓馮名子都。依倚將軍勢。調笑酒家胡。胡姬年十五。春日獨當鑪。長裾連理帶。廣袖合歡襦。頭上藍田玉。耳後大秦珠。兩鬟何窈窕。一世良所無。一鬟五百萬。兩鬟千萬餘。不意金吾子。娉婷過我廬。銀鞍何煜爚。翠蓋空踟躕。就我求清酒。絲繩提玉壺。就我求珍饈。金盤鱸鯉魚。貽我青銅鏡。結我紅羅裾。不惜紅羅裂。何論輕賤軀。男兒愛後婦。女子重前夫。人生有新故。貴賤不相踰。多謝金吾子。私愛徒區區。

例五 笙篴引

相和曲

魏 曹子建

置酒高殿上。親朋從我遊。中廚辦豐膳。烹羊宰肥牛。秦箏何慷慨。齊瑟和且柔。陽阿奏奇舞。京洛出名謳。樂飲過三爵。緩帶傾庶羞。主稱千金壽。賓奉萬年酬。久要不可忘。薄終義所尤。謙謙君子德。磬折欲何求。驚風飄白日。光景馳西流。盛時不可再。百年忽我適。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先民誰不死。知命復何憂。

例六 塘山行

晉 陸 機

江籬生幽渚。微芳不足宣。被蒙風雲會。移居華池邊。發藻玉臺下。垂影滄浪泉。沾潤既已渥。結根奧且堅。四節逝不處。華繁難久鮮。淑氣與時殞。餘芳隨風捐。天道有遷易。人理無常全。男懼智傾愚。女愛衰避妍。不惜微軀退。但懼蒼蠅前。願君廣末光。照妾薄暮年。

例七 宛轉歌

晉 劉妙容

月既明西軒。琴復清寸心。斗酒爭芳夜。千秋萬歲同。此情歌宛轉。宛轉淒以哀。願爲星與漢。形影共徘徊。

例八 梅花落

宋鮑照

中庭雜樹多。偏爲梅咨嗟。問君何獨然。念其霜中能作花。霜中能作實。搖蕩春風媚春日。念爾零落逐寒風。徒有霜華無霜質。

例九 淶水曲

齊王融

湛露改寒司。交鶯戀春旭。瓊樹落晨紅。瑤塘水初淶。日霽沙溼明。風來動華燭。遵渚泛蘭觴。乘漪弄清曲。斗酒千金輕。寸陰百年促。何用盡歡娛。王度式如玉。

例十 子夜夏歌

梁武帝

含桃落花日。黃鳥營飛時。君住馬已疲。妾去蠶欲饑。

例十一 有所思

陳後主

杳杳與人期。遙遙有所思。山川千里間。風月兩邊時。相對春那劇。相望景偏遲。當由分別久。夢來還自疑。

例十二 大堤女

魏玉容

寶髻耀明璫。香羅鳴玉佩。大堤諸女兒。一一皆春態。入花花不見。穿柳柳陰碎。東風拂

面來。由來亦相愛。

例十三 陽春曲

隋 無名氏

茅苜生前逕。含桃落小園。春心自搖蕩。百舌更多言。

第三節 古詩

謠謠樂府而外。又有所謂古體者。其體裁分五言七言。源肇於漢。而流盛於唐。至盛唐而燦然大備。抒性情於楮上。極文章之大觀。言志弔古。此體最宜。

例一 古詩 二首

漢 無名氏

下山采蘼蕪。下山逢故夫。長跪問故夫。新人復何如。新人雖言好。未若故人姝。顏色類相似。手爪不相如。新人從門入。故入從閣去。新人工織縑。故人工織素。織縑日一丈。織素五丈餘。將縑來比素。新人不如故。

又

悲與親友別。氣結不能言。贈子以自愛。道遠會見難。人生無幾時。顛沛在其間。念子棄我去。新心有所歡。結志青雲上。何時復來還。

例一 移居二首

晉陶潛

昔欲居南村。非爲卜其宅。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懷此已有年。今日從茲役。敝廬何必廣。取足蔽牀席。鄰曲時時來。抗言談在昔。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

又

春秋多佳日。登高賦新詩。遙門更相呼。有酒斟酌之。農務各自歸。閒暇輒相思。相思則披衣。言笑無厭時。此理將不勝。無爲忽去茲。衣食當須記。力耕不無欺。

例二 送孔巢父謝病歸遊江東兼呈李白

唐杜甫

巢父掉頭不肯住。東將入海隨烟霧。詩卷長留天地間。釣竿欲拂珊瑚樹。深山大澤龍蛇遠。春寒野陰風景暮。蓬萊織女迴雲車。指點虛無是歸路。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惜君只欲苦死留。富貴何如草頭露。蔡侯靜者意有餘。清夜置酒臨前除。罷琴惆悵月照席。幾歲寄我空中書。南尋禹穴見李白。道甫聞訊今何如。

例四 將進酒

樂府題

唐李白

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如

雪。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天明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烹羊宰牛且爲樂。會須一飲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將進酒。君莫停。與君歌一曲。請君爲我側耳聽。鐘鼓饌玉不足貴。但願長醉不願醒。古來聖賢皆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陳王昔時宴平樂。斗酒十千恣謔譁。主人何爲言少錢。徑須沽取對君酌。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君同銷萬古愁。

例五 節婦吟

唐張籍

君知妾有夫。贈妾雙明珠。感君纏綿意。繫在紅羅襦。妾在高樓連苑起。良人執戟光明裏。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擬同生死。還君明珠雙淚垂。恨不相逢未嫁時。

第四節 律詩

晉魏而降。詩體一變。陳隋之末。非律非古。頽波日下。唐初沿其卑靡浮艷之習。遂成五七律詩。雖辭藻新逸。而迹近雕琢。意失渾厚。間亦有大氣流行。不爲體裁所限者。惟杜工部足以當之。

例一 送友人入蜀

唐李白

見說蠶叢路。崎嶇不易行。山從人面起。雲傍馬頭生。芳樹籠秦棧。春流遶蜀城。升沈應已定。不必問君平。

例一 登兗州城樓

唐杜甫

東郡趨庭日。南樓縱目初。浮雲東海岱。平野入青徐。孤嶂秦碑在。荒城魯殿餘。從來多古意。臨眺獨躊躇。

例二 臨洞庭

唐孟浩然

八月湖水平。涵虛混太清。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欲濟無舟楫。端居恥聖明。坐觀垂釣者。徒有羨魚情。

例四 九日登仙臺呈劉明府

唐崔署

漢文皇帝有高臺。此日登臨曙色開。三晉雲山皆北向。二陵風雨自東來。關門令尹誰能識。河山仙翁去不回。且欲近尋彭澤宰。陶然共醉菊花杯。

例五 九日登高

唐杜甫

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迴。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萬里悲秋常

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

例六 同題仙遊觀

唐韓翃

仙臺初見五城樓。風物淒淒宿雨收。山色遙連秦樹晚。磴聲近報漢宮秋。疎松影落空壇靜。細草春香小洞幽。何用別尋方外法。人間亦自有丹邱。

例七 寄司空曙

唐戴叔倫

細雨柴門生遠愁。向來詩句若爲酬。林花落處頻中酒。海燕飛時獨倚樓。北郭晚晴山更遠。南塘春盡水爭流。可能相別還相憶。莫遣楊花笑白頭。

第五節 絕句

五七絕句。其體裁介乎律詩之間。以篇幅之單簡。每易學而難工。其能清新俊逸。洽到好處者。以唐人爲最。

例一 長信宮

唐劉方平

夢裏君王近。宮中河漢高。秋風能再熱。團扇不辭勞。

例二 歸雁

唐杜甫

東來萬里客。亂定幾年歸。腸斷江城雁。高高正北飛。

例三 贈同遊

唐韓愈

喚起窗前曙。催歸日未西。無心花裏鳥。更與盡情啼。

例四 清平調 三首

唐李白

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穠。若非瓊玉山頭見。會向瑤臺月下逢。其一
一枝紅艷露凝香。雲雨巫山枉斷腸。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妝。其二
名花傾國兩相歡。常得君王帶笑看。解釋春風無限恨。沈香亭北玉欄杆。其三

例五 憶江柳

唐白居易

曾栽楊柳江南岸。一別江南兩度春。遙憶青青江岸上。不知攀折是何人。

第六節 排律

排律創於唐人。其體裁頗便於聯句。惟七排作者罕傳。卽五排亦罕傳於中唐以後。蓋中晚格調漸弱。句欠警嚴。故較之初盛大異。如七言排則尤難於精警。所以選家多不入帙。惟近代作者頗喜排律。以騁才氣。然佳章要不數睹也。

例一 送鄭十二歸廬山

唐 劉長卿

潯陽數畝宅。歸臥掩柴關。谷口何人在。門前秋草閑。忘機賣藥罷。不語杖藜還。舊筍成寒竹。空齋向暮山。水流過舍下。雲去到人間。桂樹花應發。因行寄一攀。

例二 省試湘靈鼓瑟

唐 錢起

善鼓雲和瑟。常聞帝子靈。馮彝空自舞。楚客不堪聽。苦調淒金石。清音入杳冥。蒼梧來怨慕。白芷動芳馨。流水傳湘浦。悲風過洞庭。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

例三 西山尋辛諤

唐 孟浩然

漾舟尋水便。因訪故人居。落日晴川裏。誰言獨羨魚。石潭窺洞徹。沙岸歷紆餘。竹嶼見垂釣。茅齋聞讀書。款言忘景夕。清興屬涼初。回也一瓢飲。賢哉常宴如。

例四 泛太湖書事寄微之

唐 白居易

煙渚雲帆處處通。飄然舟似入虛空。玉杯淺酌迎初匝。金管徐吟曲未終。黃夾纈林寒有葉。碧琉璃水淨無風。避旗飛鷺翩翩白。驚鼓跳魚潑刺紅。澗雪壓多松偃蹇。巖泉滴久石玲瓏。書爲故事留湖上。吟作新詩寄浙東。軍府威容從道盛。江山氣色定知同。報

君一事君應羨。五宿澄波浩月中。

第七節 填詞

填詞肇自陳隋。至宗元而風行一世。咳珠唾玉。各運巧思。然非黃鐘大呂之音。不過爲文藝之餘事。故研究文學者。多置而弗錄。

例一 滿江紅

宋岳飛

怒髮衝冠。憑欄處瀟瀟雨歇。抬倦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莫等閒白了少年頭。空悲切。
建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駕長車。誓踏破賀蘭山缺。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快飲匈奴血。待歸來整理舊山河。朝天闕。

文體舉隅 填詞

